

素俊
戲刻
集三



山城故事

文化
生活
出版
社刊

廣東財政經濟委員會

圖書館

藏書

書號：864.81

10.232

(1)

登記號：0018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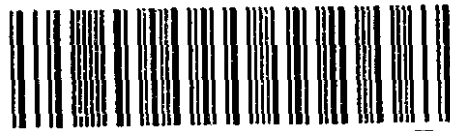
54.53
193

24011
1166

2

山城事故

俊 袁



3 0614 3263 3

A 572307



排演本劇須得作者（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）同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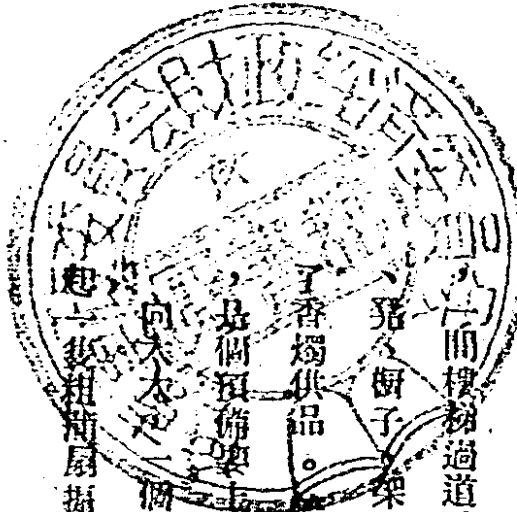


成芳



1001858

864.81
10.232
(1)



第一幕 第一景 向公館

重慶。鴿子籠式的房子，污舊，擁擠，零碎。夏末，午後六點鐘。悶濕，鬱熱的天氣，一間樓梯過道改的臥房。到左右房間以及上樓都還得從這裏經過。在許多盆、桶、椅、豬、狗、子、菜子、兩張床和七零八碎的東西之中，有一張竹製八仙桌，靠牆，上面放了一香燭供品。牆上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太的像片，鏡框上還貼着許多新寫的紅紙條，是個預備要上供的樣子。

向太太：一個近五十歲的太太，在忙着摺整洗好的一大疊子衣服。天氣熱，她時而拿起一把粗蒲扇搨兩下，但又匆匆忙忙顧不得這秋老虎的炎威，做起她的事來。

外面不遠處有輛笨重的汽車的馬達在一陣一陣忽緊忽慢地撲撲作響，更增加這空氣中的煩熱。還有一些喧笑的人聲和賣晚報的叫賣聲夾雜在一起。窗外近處又有什麼人在爭論着，像要壓倒汽車馬達似地，喉嚨都提得那麼高。向太太正要走到窗口去看，她的二兒子向天鵬從外面進來。天鵬十六七歲，黑臉膛，細腰幹，正在發育的那種肢體不勻稱，穿着工裝，弄滿了油泥。他一路學着賣晚報的四川娃兒吆喝着「晚波（報），晚波，新民兒晚波……」，一面舞着那張晚報走了進來。

向天鵬 媽，晚報。

向太太 嗯。放桌上吧。——我又不看報。（天鵬放下報掉頭便走）外婆在院子裏跟誰吵？

鵬 跟賣鷄蛋的。

向太 唉，真是老得不耐煩了，也不怕這麼熱的天！（拿起扇子搨了兩下。看着鐘）六

點了。鵬兒，你把簾子捲起來吧。

鵬（捲着簾子）外婆嘮嘮叨叨的，人家又不懂他的話。她一個勁兒跟人吵，說剛來四川的時候雞蛋一元錢好買三百。

向太（說自己的）今年也真怪，七月半了還這麼熱！一絲兒風都沒有。

鵬 賣雞蛋的直說：「生活高嘍，生活高嘍！」外婆跟他說：「高了高了，也沒看見你們的人長高些！」

向太（微笑着搖頭）外婆就是這個脾氣，嘴頭上不肯饒人！（忽然看到天鵬身上的油泥，搖搖頭氣不動似地嘆了一口氣）唉，瞧，又哪兒弄這一身，昨天才洗的乾乾淨淨的！孩子，你就體貼體貼你這個老娘吧，再洗，媽的命都要洗掉了！（又拿起床上的衣服）你看看，天天要洗這麼一大堆。

鵬（看着自己身上傻笑）我跟袁大川學修理汽車的。就快修好了。（外面馬達撲騰了一陣之後，突然停了）糟糕，又斷氣了！（轉身就跑）

向太 (趕着後面叫鵬兒，你少跟這些下流人一道混呦！你爸爸就要下衙門回來了，等會兒一頭撞上，又是給我找閑話說！)

鵬 (已經跑在外面廊子上，笑着答)我躲在車廠裏頭，他看不到。

外面叫買聲：雞蛋，賣雞蛋囉！

〔天鵬突然又跑了回來，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。〕

鵬 瞎，差點忘了，還有一封信。

向太 哪兒來的？

鵬 郵差交給我的。(把信交給了母親，掉頭又走。)

〔顧老太太，向太太的七十三歲的老母親，正顛巍巍地捧着一籃箕雞蛋進來，差點叫天

鵬撞個跟頭。

婆 哎喲！你個猴崽子！你要把你婆婆撞死呦！

〔天鵬一溜煙走了。〕

婆 (上)你聽聽，昨天還是四十，今天就是五十五塊了！哼！就差吃人了！我們年青的時候，一個蛋只好賣到——三個小制錢！

向太 (感嘆地)真是遭劫呦！

婆 (沒有聽清)吓！你說什麼？

向太 (提高聲音)我說嫌貴只好不吃它就是了。

婆 唉，要不是看天鶴這孩子在外面做事，衙門裏的伙食壞，早晚給他吃兩個蛋補補，我才不來嘔這個氣呢！(把雞蛋騰在抽屜裏)唉，現在就苦了這些孩子們了！
(把騰空的篋籬從門裏捋了出去)拿了滾！(坐了下來，搥扇子)哎呦！琴姑娘，你就歇息一會兒又捋得下天？瞧你忙得這一頭汗珠子？

向太 (笑笑)我要趕着趁他們沒有回來弄完呀。等會受之他們下了衙門回來，又要忙着祭祖先開晚飯的了。

婆 哼，祖先！(看看像片)你家的祖先也不知道是造了什麼孽，跑到這種鬼地方來

吃子孫的血食，要是我，我就寧可在陰司裏討飯也不來。——真怪，怎麼天鶴到這個時候還不回家？賣晚報的都來過了。——過年過節還要上衙門，真是沒聽說過！

向太 七月半算個什麼節呢？

婆 我不管，大大小小總是個節。秀丫頭呢？

向太 大概也沒有下班呢。就該回來了吧？她說早走一步，回來幫我弄菜的。

婆 哼！這個倒霉的韓二，也不知學那家子死摩登！自己的二十多歲的女兒，也讓她出去拋頭露面掛起個徽章，充什麼幌子？

向太 秀小姐倒是挺好強！每回林先生來總要誇上她一大頓。

婆 我就不喜歡這個姓林的，老跟條尾巴似地拖在秀小姐屁股後頭。

向太 媽，您怎麼的了？人家是好意送秀小姐回家的，林先生是個正經人。

婆 我不管，秀丫頭是天鶴下過訂的，不能這麼野丫頭似地滿街叉？

向太 唉，這個年月不好談嘍。不能不叫秀小如做事呀！媽，多一個人掛徽章，

好壞一個月多進個千把塊錢，多拿幾斗米呀。

婆 你怎麼不怪你那位寶貝妹夫呀！一個漢子連自己的大閨女都養不活！哼！（越說越遠）還有你那位寶貝丈夫！白唸了半輩子書，還抵不上隔壁車廠裏個袁大川。兩個連襟湊在一起，連個女下人都用不起！真是鵬兒說的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）時代變了！時代變了！

「向太太笑了笑，知道最好是不接下去。」

向太 （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茶）媽，您喝杯茶吧。

婆 （喝茶，氣平了一些）唉，真是時代變了，連我這把老骨頭，說是每月還值兩斗老米呢。真，往日哪兒聽說過？

「向太太邊喝着茶邊整理着一個花瓶裏的花，笑着沒有回答。」

婆 哎，琴姑娘，你那來這麼些閑情雅緻，這麼亂七八糟狗窠似的房間，還供什麼

花？

「向太太又笑笑，拿起天鵬拿進來那封信端詳着。

婆 誰的信？

向太 大概又是陶胖子的吧？我不認識字，看這筆肥肥胖胖蚯蚓似的字有點像是他的。

婆 哦？（走過，關心地）是不是他替天鶴在銀行裏找的事成了？

向太 哎呀，媽，說着我不識字呀！這要等受之回來看。

婆 （掂着信）唉，真是受之說的，要是陶胖子肯幫忙，給天鶴在銀行裏找個事就好了。聽說銀行裏連個看門的都弄到萬把塊錢一個月呢。

向太 （不甚熱烈）唔，——也怪，天鶴自己倒不像着急這個事。

婆 （沉思地）天鶴這個孩子——（說了半句，又嘆了口氣）唉，變了！不像從前了！

向太 （這憂慮也捉住了她）他事情不順心——（想想又搖搖頭）這孩子太好強！

婆 唉！好強的孩子也有過，沒見過像天鶴這麼死心眼兒的。你記得他當初唸書的時候吧？輸場打球都要把手咬個大洞的。這脾氣不像你，倒像你那個苦命的妹子。

向太 得了，媽，您別說了。妹妹到死也沒埋怨過韓二一句，您就——

婆 這就是她那個死牛脾氣呀！她明明氣韓二沒出息，可拚死不說一句話，活活把個人氣死了！天鶴就像她。也好，我就喜歡好強的。不像他爸爸似的總是「老子不爲天下先」，一輩子跟在人家屁股後頭跑。（忽然想起）昨天那個姓徐的又來找他幹什麼？

向太 那個小徐？

婆 嗯，我聽着他在院子裏跟天鶴咕嚕了好半天！

向太 不知道。總該又是什麼同學會的事吧？

婆 沒的話，天鶴倒有大半年不去什麼同學會了。你怎麼不問問他？

向太 唉，他要是什麼事肯告訴我倒好了。我就是不放心他這個閉口菩薩的脾氣。他什麼事死不開腔，自己悶在心裏頭。您忘了那年在北平鬧請願啦！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，他會領着人爬城門縫打巡警，第二天報上登出來，把一家子人都嚇昏了！

婆 唉，謝天謝地，他現在倒不鬧這個黨不黨的了！

向太 唉，我說什麼也是不放心他！他要是也像鵬兒這麼直心直腸的就好了。可是他就不。我是他的娘，可是也摸不清他肚子裏成天轉些什麼經（音筋），我就怕他不會有什麼出息。他什麼事都悶在心裏一個人攪，可天下什麼事是一個人攪得出來的呢？

婆 你呀，你就知道寵你那個老二！

向太 （自願說）唉，他要是肯早點跟秀小姐完了婚，也就省我一條心了，他又死不

肯。

婆 這你也怪他嗎？你叫他帶着秀小姐搬到哪兒去住呀？（指着右邊房間）是把韓二趕出來把房間讓給女婿呢？（又指左邊房間）是你跟受之把房子讓把兒子媳婦？難道你叫他結了婚，還住在這個堂屋不像堂屋，過道不像過道的樓梯口？你倒不怪你那位寶貝丈夫！十年前就是個科長，混到今天他還是個科長！雞蛋還漲價呢，只有他越混越不像話！

向太 您也別怪受之了，媽，衙門裏只發這點兒錢，你叫他有什麼法子呢！都是劫數——

婆 （越說越有氣）你就會袒護你那個寶貝丈夫！成天張着眼睛做夢，懶都懶到骨頭裏頭去了！看你做牛做馬整天可有個喘口氣的當兒沒有？還不許我說一句！秀丫頭也是的，那個寶貝韓二整天只會吹吹笛子，刻刻桃核，把我個二姑娘活活氣死了！可只要我一張嘴，秀丫頭先替她老子頂上我一大堆！（越說越氣）算了！算了！怪我不好，怪我沒養好兒子！我，我不跟你們說！我跟你們在這個倒楣

地方受什麼罪？（抓起兩個蛋）我走！我回家去！我——（向外走）

向太 媽，您這是——您哪兒去？

婆 我，我燉雞蛋去！（外面門響，她的老臉上立刻浮上一層笑容）這大概是天鶴回來了。
了。

（但是進來的還是天鵬，一下正撞在外婆身上。）

婆 （沒好氣）你看你！你看你！（在天鵬的頭上鑿了兩下，氣噹噹地走下）

鵬 （摸着頭，彷彿司空見慣地）外婆又怎麼了？（向太太笑笑，沒有回答）又是爲大哥的事？

向太 唉！孩子，你要替你媽爭氣呦！（她已經摺好了衣服，向門走去）秀小姐怎麼還
不回來！鵬兒，你看着點兒門，我到廚房裏去看看，不要又被外婆弄得亂七八
糟的。

鵬 （正從床底拖出一口箱子，一邊翻出些東西往工褲口袋裏塞）不，媽，我，我要出

去●

向太 出去？你到哪兒去？

鵬 媽，我們要上北溫泉玩兒去。

向太 (驚訝) 什麼？

鵬 我跟袁大川他們上北溫泉去。明天是星期日，他們廠裏放假。

向太 孩子，你瘋啦，我有那麼多的錢給你遊山逛景？

鵬 他們不要我出錢呀！袁大川說他們請我。他們廠裏有部破車子，我們剛把他修好。袁大川說上什麼地方逛逛吧，劉力羣說「去北溫泉」吧，袁大川說「走」——就這麼決定了。

向太 你少跟這些下流人混叻，你爸爸要生氣的。

鵬 讓他氣去好了，爸爸也就只會生氣。

向太 孩子，他也是盼望你們好呀。整天地跟些下流人——

鵬 (不耐)媽，您怎麼也學着爸爸，這麼「下流人」地。人家憑了本事掙錢，哪一點兒下流？要叫我瞧，袁大川要比爸爸這個「上流人」強的多。

向太 鵬兒！

鵬 (不服)袁大川會修機器，爸爸會嗎？袁大川有六個修理廠搶他，爸爸有嗎？他就會寫幾句臭文章，就開口罵人下流閉口罵人下流！哼！

向太 不許亂說！你的字寫完沒有？

鵬 已經寫完了，(拿起書架上放着的兩張字)兩大張！(又指指檯框上的紅紙條)那是饒頭！

向太 你什麼時候寫的？我就沒有看見。

鵬 我寫的快。(徵求同意)媽，我去了！

向太 今天，要祭祖呀，等你爸爸回來要給祖先磕頭呀，他要問你——

鵬 那你就說我回學校去了，不就成了嗎？

「婆又上，手裏拿着一隻碗。」

向太 唉，要走就快走吧，趁你爸爸沒回來。等他回來了呀，你休想跑的掉。（拿出幾塊錢）喏，帶點兒在身上，也不能什麼都叫人家請你。

鵬 （大喜）媽，我去了。（掉頭下）

向太 （追着賊）可不許游水呵！（鵬已去了）

婆 這個猴子又要闖到那兒去？

向太 他倒開心哩！對門利民工廠的人請他去逛北溫泉。

婆 什麼？逛溫泉！哪來的這些閑情逸緻？這家子來了重慶五年了，還沒有哪個有過這種雅興！

向太 難得放暑假，就讓他頑頑吧。

婆 （搖頭）琴姑娘，孩子真要被你縱容壞嘍！

向太 鵬兒心直口快，身體結結實實，倒也罷了，只要不惹我操心，管他呢？

婆 瞞吧！你什麼事都替他們瞞着老子，總有一天瞞不下去的時候！

向太 唉，我也不過是圖個目前清淨，告訴受之又有什麼用？他還不是蠻吵一頓完事？再說，鵬兒也說的對，時代變了，誰知道將來的世界變個什麼樣子呢？

婆 變什麼？我只知道東西越變越貴！變呢，變個屁！——咳，我來拿什麼的，我都忘了，——哦，醬油。

〔婆走到廚櫃前倒醬油，又嘮叨着說。〕

婆 這個仗一天不打完，一天不要想有舒服日子過。

向太 （不以爲然）唉，打也是苦做，不打也是苦做。只要能夠大家平平安安快快活活地，苦就苦點兒也就罷了！

〔樓上一個孩子的哭聲，一個婦人哄孩子的聲音。〕

婆 （抬頭聽了一聽）吳太太的丫頭還沒有好？

向太 不知道，今天早晨又買過奎寧丸了，可憐，一個人帶着兩個小的！樓上又熱

得要命！

婆 造孽嘞！造孽嘞！好端端跑到這個鬼地方受罪！

向太 今年還是運氣，沒有來轟炸，去年夏天才慘呢，天天抱着一個牽着一個跑防

空洞！

婆 活造孽——

「吳太太，一個憔悴的青年婦人，抱了一個孩子從樓上下來。」

向太 別說了，——哦，吳太太，下面坐。

吳 (走下樓梯) 向太太，不客氣。——哦，老太太也在這兒？

婆 大的好點兒了嗎，吳太太？

吳 好點兒了，謝謝您老人家。——唉，這天氣熱得死人。

向太 是呀，下場雨就好了。

吳 (坐下) 向先生還沒有回來呀？

向太 就要回來了。

〔樓上一個小女孩在喊「媽！媽！」〕

吳 真是討債鬼，一刻離不得人！（站起）向太太，房子的事——？

向太 不知道怎麼說，受之說只好不理他。

吳 不是聽說銀行裏一定要買——

向太 受之說大家齊了心不搬，反正他也不能叫我們住到馬路上去呀——

吳 就是說呢，房子這麼難找，萬一房子成了問題，叫我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（淚汪汪地），孤兒寡婦往哪兒去呢？

向太 不會的，吳太太，天無絕人之路。

〔吳太太抹抹眼淚，向樓梯走去。〕

婆 咳，你看我真老昏了，來拿醬油燉蛋的，一說上閑話又扯忘了。

向太 媽，您歇着，我替你去燉吧，我也該去燒菜了。

婆（看看走上樓梯的吳太太）也好。

「向太太接過碗，走下。」

婆（追到樓梯口）喂！買了沒有？吳太太，你給我買了沒有？——

吳 買了，買了，老太太，買了。（從口袋裏掏出一疊，印了紅字綠字的紙券，神祕地）

剛才當着向太太，我沒好拿出來。——一起是十張，十個號頭，從一到十都有了。

婆（貪吝地一張一張看着）唔唔，好，好——噫，這是個什麼號頭？不好！

吳 我叫他隨便拿的。

婆 算了，算了，也許就是怪號頭得頭獎，誰敢說的準，——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）時代變了！

吳 恭喜老太太得個頭彩，我們也沾點兒光——（走了又回頭說）您可別叫向先生知道是我給您買的。

婆 他？哼，得了頭獎我都不告訴他！——我預備給天鶴結婚用的。

〔樓上小女孩在喊「媽！媽！」〕

吳 又在叫了，老太太，我上去了。

婆 哦，謝謝你，吳太太。（門響，連忙把彩票塞起）大概是天鶴回來了。

吳 （走到門口望了一望）不是，是韓二先生。

〔吳上樓去，韓二探頭探腦，手上捏着一張晚報上。〕

韓 （探着頭）媽，受之沒回來？

婆 （冷冷地）沒有。

韓 （態度一變，舒手舒足地）你們看到沒有？（指着晚報）全重慶一共有一百七十八

家三六九，要是一天吃一家的話——喝喝！（搖頭幌腦）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

正傷腦筋！

婆 快脫脫大褂子吧，瞧，濕透了！

韓 (脫着那件滿是摺綳的長衫) 好熱，好熱！人都快熟了！傷腦筋！琴姐呢？

婆 在廚房裏燒菜。

韓 (嗅了嗅) 哎呀！乖乖龍的冬，紅燒蹄膀的味道！

婆 (也笑了) 餓鬼！就是吃不傷腦筋！——天鶴怎麼還不回來呀？幾點了？

韓 我來看。(他伸出左手看看手錶) 六點一刻。(又伸出右手，那上面也帶了一隻) 也是六點一刻。

婆 韓二你發財了？帶起兩隻手錶來？

韓 不，非也。這隻是陶胖子的。

婆 陶胖子？

韓 嗯。前天在同鄉會上碰見他的。(得意) 哈哈，他又來買我做的那兩個盆景兒了。他已經出到(豎個指頭) 一——千——元。

婆 陶胖子是瘋了！你就賣給他啦？

韓 我呀：我說要留着我殉葬呢，出十萬我也不賣。

婆 （呆了一陣，結論地）你比他更瘋！

韓 後來他就把錶給我，要我替他修。

婆 該死，一個銀行大經理，一隻錶還捨不得送到鐘錶店裏去修！

韓 不，他是怕鐘錶店裏靠不住，換他的機器——（忽然縮頭作驚駭笑）他可不知道，

他每回找我修一次，我多了不換，一隻輪子總要措措油的，再修不上三次，他的錶就跟我這隻鐵壳子換了心兒了。（搖頭幌腦大得其意）傷腦筋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

【天鵬又上。

婆 咳，這個小鬼！怎麼又回來了？

鵬 倒靨，車子才走了三步，又斷氣了！（倒茶喝）渴死了！

韓 喂，天鵬，你來！你來！

鵬 什麼事？

韓 你來嗎！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桃核雕的小玩意兒來）你看，怎麼樣？

鵬 （搶過來）哎呀，好玩好玩。外婆，你看姨父雕了個小兔子。

韓 （得意）您信不信，我今天下午在公事房抽屜裏雕的，他們還以為我在辦稿。

（鬼笑了一陣）來，來，天鵬，你來幫我把它安在我那個盆景上，趁你爸爸沒回來。

【汽車馬達又撲騰起來。

鵬 （忍痛地）不行，姨父，今天不行。

韓 （失望）怎麼？

鵬 我要到北溫泉去。

韓 （張口結舌）北溫泉？

鵬 我坐袁大川他們的車子去。

韓 北溫泉？什麼時候去？

鵬 這就去，趁爸爸沒回來。

韓 (不以爲然地) 溫泉有個什麼逛頭？溫泉有個什麼逛頭？傷腦筋！傷腦筋！(頓

頭播腦自右下)

〔汽車馬達聲，門又響。〕

婆 看看是不是你大哥？

鵬 哎呀，不要是爸爸回來了！(着急想溜)

門外 向天鵬！向天鵬！

鵬 (放了心) 嚶。

門外 走嚶。

鵬 來嚶。車好啦？

〔袁大川，一個二十一歲的修汽車的精強力壯的小伙子，站在門口。〕

鵬 怎麼樣，袁大川？車修好啦？

袁 好嘍。走吧。

鵬 走。(推袁走)

袁 別忙。老太太，有你們的電話。(對天鵬說) 找你大哥的。

婆 哦，哪兒來的？

袁 不知道，說是姓徐。

婆 他還沒回來呢，鵬兒，你去接——

袁 不用了，他說沒在家就留句話，說姓徐的打電話來，叫他明天晚上到南岸去一趟。

婆 南岸？

袁 嗯，南岸蔡家，叫他自己去見一個姓陶的陶經理。

婆 見陶經理？這是怎麼回事？

袁 我也不懂，他說向天鶴聽了就明白了。(向天鵬說) 走吧。

鵬 好。外婆，我去了。

【天鵬搭着袁大川肩膀走了。

婆 （看看二人的背影）哼，下流胚子！

【稍頃，向太太端了兩碗菜上。

向太 鵬兒怎麼還沒有走？

婆 誰知道，車子好了又壞了的，早晚這個鬼車子要出事！——袁大川來說有個姓

徐的打電話給天鶴。

向太 哦？大概又是那個小徐。

婆 說是叫天鶴明天晚上到南岸蔡家去見什麼陶經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

向太 陶經理？不知道呀。沒有聽天鶴提起過——（門又響）

婆 這回怕是天鶴回來了。

【進來的却是向祐，號受之。瘦長，蓄小鬚。像是受了誰的氣，一進門就連聲喊。

受之 反了！反了！簡直是反了！（叫婆）媽。（又喊）反了！這個世界反了！

向太 什麼事呀，一進門就反了反了的喊？

受之 簡直是沒有王法了嗎！一個拉洋車的敢兇的這個樣子！

婆 怎麼啦？

受之 先是不拉，坐上了就死敲竹槓，嫌少了居然敢甩在你面前不要了——你說，

你說這不是反了！要是在早先，我一張名片就送他進公安局！

婆 現在就不行啦？

受之 （感慨）現在？唉，現在一個科長算個什麼叻！連個銀行裏的三等行員都不

如嘍！

向太 不要發這些牢騷了，還不脫了大褂子歇歇。

受之 （才要脫又停了手）不脫了，馬上給祖先磕頭又要穿，

向太 磕頭等一下子不要緊，天鶴還沒回來呢。

受之 還沒回來？——不，就上供吧，不好叫祖先老等着。

婆 哼，祖先已經從早晨等起，等到現在了。

受之 有什麼法子呢？衙門離得這麼遠，中午回不來——

向太（岔開）好了好了，你把祖宗的酒斟上吧。天鶴也該回來了。

受之（斟酒）天鵬呢？

婆 他——

向太 哦，他，他一早就到學校去了。

受之 什麼？我剛進門碰見他鬼頭鬼腦溜出去的。

婆 你看，是不是？

受之 只曉得瞞我！只曉得瞞我！太太，孩子被你縱容得怎麼了呵！你隨他在外面
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早晚要受他的累。這麼個十來歲的小蘿蔔頭子，就整天

時代不時代地亂說！（又看看鏡框上的字條）這是天鵬寫的？

向太（陪笑）鬼畫符。叫他好好寫，不肯好好寫。

受之 唉，怎麼好？怎麼好？這筆字怎麼見人！怎麼做事！

【大家都忙着上供，向太太在整杯筷，老太太在點燭，天鶴不聲不響自外入。看了大家一眼，他默默地脫下了上衣。

受之（滔滔不絕）將來弄得字不成字，文章不成文章，弄得像韓二似的，看怎麼得了？說起韓二，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，今天下午他的科長就拿着他一篇稿子指着我臉上給我看，東倒西歪不知所云還不提，免職的免字都寫成了個兔字！我他又找不到。還沒有下班人就溜了，又不知跑到哪裏去了？

【說着說着，韓二捧一隻他的寶物——盆景，笑容可掬地低着頭從右室出。

韓 天鵬！天鵬，我說——

【他抬頭看見站在面前的不是天鵬而是受之，不由笑容頓斂，一縮頭就想回去。

韓 哦，你，你回來了。

「說完，一個大轉身就又進去了。受之氣憤憤地看着他。樓上女孩在喊「媽，媽！」

受之
（發洩地）討厭！

向太
（轉頭發現天鶴）咦，天鶴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

天鶴
外婆，爸爸，媽。

婆
哎呀，怎麼弄到這個時候才回來？

鶴
去看了個朋友。

受之
天鶴，你來點香。

婆
哎喲，你就叫他歇息吧，他才跑到家，你看這一頭汗珠子。天鶴，你坐着，我給你拿雞蛋去。

鶴
外婆，我不餓。（他走過去把香點燃）

受之
怎麼，秀小姐還沒回來？

婆
嗯，越是家裏有事她越不回來。大概又是叫那個姓林的纏住了。

向太 媽——您真是，怎麼了？——哦，天鶴，剛才大概是小徐來了個電話。

鶴 哦？

婆 (搶着說) 對了，剛不大會兒的事，說叫你明天晚上到南岸去。

鶴 (緊張地聽着) 哦？

婆 叫你去見一個陶經理。

鶴 哦，還說什麼？

婆 說他在一個姓蔡的人家等你。袁大川接的。是不是小徐來的？

鶴 是的，我剛去看他，他還沒回去。

婆 (關心地) 他叫你去南岸做什麼？

鶴 唔——有事。

婆 陶經理是個什麼人？

鶴 唔？一個——朋友。

【受之已經三跪九叩首行了禮，天鶴也接着磕了頭。

受之 韓二呢？

婆 你們向家的祖先要韓二磕什麼？（她跪下磕了頭）

向太 （也磕頭）天鶴，你去燒鏢子吧。

【天鶴默默地拿了鏢子下。

受之 （望着鶴的背影）唉，要是能給他找個銀行裏的事就好了。

向太 （磕完頭）哦，這兒有封信，大概是陶胖子的。

【受之接過信拆開。

向太 怪，秀小姐怎麼還不回來呢？

受之 （看信）混蛋！

向太 是陶胖子的嗎？他怎麼說？

受之 唔？

向太 你託他在銀行裏給天鶴找事的話？

受之 他一個字沒有提。

婆 沒有提？

受之 適篇是要房子的話，勸我趕快搬走。說是這一帶前後左右的房子他都買了

向太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？

受之 我——還是給他個相應不理。

向太 (放了心) 方才吳太太還來問呢。——可是天鶴的事呢？我看你還是親自去

一趟，當面再託他一下吧。

受之 什麼，我去求他？我去求陶胖子？哼！什麼東西，當初都是逢年過節往我門

上提點心送掛麵的人！

婆 (學着天鵬，挖苦地) 時代變嘍。

向太 得了，受之，你去奠酒吧。

受之 (翻了一白眼) 變？不管怎麼變，我是個讀書人。他算個什麼？一身銅臭

氣！

〔受之摔了酒盃下。〕

婆 (看看受之) 唉，什麼都硬不起來了，就剩了一根骨頭是硬的。

〔向太太不響，收拾着桌上的菜碗。秀小姐，一個二十四五歲的蒼白而龐的女孩子，走了進來。〕

向太 哦，秀小姐回來了。

秀 姨媽，外婆。(向外) 請裏邊坐吧，林先生。

〔林文炳，一個方面大耳着舊公務員制服破帆布鞋的笑嘻嘻的年青人，跨了進來。〕

林 向伯母，怎麼我每次來，您總是在忙呵？——哦，老太太也在這兒。

婆 (翻了個白眼) 我裏頭去躺躺，清靜清靜。

向太 噯，您歇着吧，開飯我請您。

秀 都祭完了？姨媽，我真該死，本想着早回來的，又碰上開會報。

向太 不要緊，林先生請坐呀。

林 不客氣，不客氣。

秀 我拉林先生來過節的，他們悶在宿舍裏頭吃也沒的吃，玩也沒的玩。

林 (笑嘻嘻) 我是專門趕熱鬧的。

向太 歡迎，歡迎。

〔受之拿着空酒杯上。〕

秀 姨父。

受之 噯。(看見林，招呼) 哦，林先生來了。

林 向老伯好。

受之 請坐，請坐。(放下酒杯) 有什麼消息嗎，最近？

林 上月份的統計，軸心國被擊沉的船隻噸數是十八萬七千噸，同盟國的損失只有五萬四千噸。照這種比例下去——

秀 得了，別又來背數目字了。你怎麼就記得那麼清楚？

林 我整天幹的就是數目字呀！不是生活指數就是物價調查，你怎麼能怪我呢？受之 聽說第二戰場還是遙遙無期，我看這——

林 有辦法，有辦法，只是遲早問題，一切都有辦法。

【天鶴上。

鶴 (見秀) 哦，才回來？

秀 嗯，所裏面開會報——天鶴，林先生在這兒。

鶴 哦。

林 (熱烈地和鶴握手) 天鶴兄。

鶴 請坐。

「林文炳又和受之津津有味地談上了。」

向太 秀小姐，我們收菜，開飯吧。

秀 還是外邊吃吧，姨媽？太陽已經下去了，外邊涼快些。

向太 也好。天鶴，給你爸爸把躺椅搬出去吧。

婆 （正走出來）哎呀，你就讓他歇會兒吧。

向太 您怎麼又出來了？

婆 我去給天鶴拿雞蛋呀。我不拿有誰去拿？

秀 我來搬吧。（搬椅子）

林 我來，我來。

受之 （攔阻）不敢當，不敢當，萬萬不敢當。

林 不要緊。（搬起椅子）

受之 好，好，外邊談談，外邊談。

林 (邊搬着椅子走邊說) 你看「中國之命運」沒有？裏面說中國最近十年內要築二萬公里的鐵路，二十多萬公里的公路，要造一萬二千架飛機，十五萬架……

「林和秀搬椅子下，受之拿了晚報在後面。」

林 (人出去了，還聽見聲音) 有辦法……一切都有辦法。

「天鶴默默地站在窗口不響。」

向太 這位林先生倒是個熱鬧人——他來了就熱鬧了。

「天鶴低着頭踱了兩步沒有響。右門內呼呼地吹起一片笛聲。」

向太 (看看右門) 唉，這個韓二——真是！

「天鶴像沒有聽見。」

向太 (打暈了天鶴好一會) 天鶴，你不舒服嗎？

鶴 (像是驚醒) 唔？沒有。

「秀小姐自外入。」

秀 你們怎麼不出來？外面涼快得多，（聽笛聲，縐着眉）哼，爸爸又喝了酒了！
向太 你叫他出來吃飯吧。

【秀小姐自右門下。

鶴 唉，你就叫他吹吹吧——也是可憐！

向太 我怕他灌醉了，等會又跟受之頂嘴。

【裏面笛聲停了。

鶴 怕，怕，那來這麼些怕呀！

【韓二揮舞着笛子走出來，秀小姐追在後面。

韓 好，不吹，不吹，不吹，不吹就不吹！（氣憤憤地一坐）在衙門裏不許這樣不許那樣，到了自己家裏還是不許這樣不許那樣，——真，他媽的——傷腦筋！

秀 （央求地）爸爸！

韓 好，好，小姐，（把笛子送上）你拿去，好了吧。

向太 就開飯了。

韓 (彷彿完全忘了方才的不快，又笑吟吟地) 琴姐，琴姐，我跟你商量件事。

「秀小姐拿了笛子自右門下。」

向太 (遲疑地) 什麼事？

韓 今天晚上供月公的時候，你把我那盆盆景供在桌上，如何？我雕了一個玉兔拜月，剛剛塑上去！

向太 (笑笑) 韓二，你又喝多了！這是七月節！(端了菜出去了。)

韓 唉，沒有人拿我當正經的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正傷腦筋。

「秀小姐上。」

秀 爸爸，外面開飯了。

韓 (不耐煩) 知道了，知道了！豈有此理，七月節也好，八月節也好，喝兩口要什麼緊！(搖搖擺擺地出去了)

秀 唉，爸爸真是——（看看天鶴）去吃飯吧，我們？

【天鶴沒有動，也沒有響。

秀 （看看天鶴）天鶴，你不舒服嗎？

鶴 沒有。奇怪，今天怎麼一個一個齊心來說我病了？

秀 不是，我看你縐着眉頭不說話，我以爲——

鶴 （笑了一笑）別管它，這是我的季候病，一到過年過節我就心煩。

秀 你大概是累了。（把床上收拾出一塊乾淨地方）躺會兒歇息吧。

鶴 好。——（坐在床上）唉，我要是能像姨父那樣喝得醉醺醺地，多好啊？

秀 （看看他）你要茶嗎？

鶴 不要。

【秀欲下，外邊林文炳在高聲談笑。

鶴 （擡眉）他爲什麼老是這麼鴨子似地，呷呷地叫個沒完！

秀 林先生？（不覺笑容可掬）他總是這麼高興，什麼事情他都好像有的是辦法。

鶴 有辦法？襪子後跟全是補頂上加補頂，還有什麼辦法？

秀 是呀，可是他不在乎，林先生這個人真可佩服，他能吃苦能做事，多少我們發愁的事他一點都不覺得苦，好像都是當然的。「事情總要一步步地來，我們要做的事多的很呢。」他老是說。

鶴 （站起）哼，要做的事！別人發財他給人記帳，這就是他做的事。

秀 是呀，他說不管怎麼樣，一個數目字的根據總要有的。什麼都靠不住，數目是靠得住的——（笑了一笑）這個人喜歡數目字真是喜歡得入了迷！

鶴 哼，窮瘋了，大概是——

秀 不過有時候，他也開玩笑說：「我給他們記着帳，將來好叫他們還。」

鶴 （看了秀小姐一眼）哼，我看林文炳是收了一個信徒，你簡直是着了他的迷。

秀 不，他是有他的道理。他還說過你呢。

鶴 說我？說什麼？

秀 他說——他說你沒有快樂，因為你——

鶴 我怎麼？

秀 (有些遲疑地) 因為你——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！

鶴 (大怒) 他，他怎麼敢！你，你告訴他，我快樂得很，我用不着他議論我！

「秀不語，天鶴在屋中踱來踱去。」

秀 (靜靜地) 天鶴，你——真的快樂嗎？

鶴 (默然有頃，他軟了下來) 我，我只是有些厭倦。你知道我厭煩這些磕頭拜祖先的，要不是爲了媽——

秀 唉，姨父爲什麼非要弄這一套不可呢？

鶴 他要做他的上流人做到底呀！他什麼都不會，什麼都沒有。沒有特長，沒有資產，有的就是這個上流人的頭銜，他要拚死命保住牠！——但是我受不了，秀

娟，我厭煩，我厭煩，我厭煩這個悶死人的屋子，我厭煩每天八個鐘頭的坐牢似的公事房，我厭煩這每天晚上聽爸爸跟姨父的牢騷。我，我什麼都厭煩！

秀 天鶴！

鶴 (忽然冷嘲地看着牆上的像片)可笑，我祖父還是個翰林呢，他生前大概總料不到要跑到這麼個地方來受子孫的香烟！你看，這個紅紙條子是我高祖，這個是我曾祖，這兩張小的是他的兩位夫人，一個元配一個繼配——我的天，要是我們活人也能這麼黏在牆上多好！陶胖子就不會逼着要買我們住的房子了！

〔沉默。〕

鶴 (突然)秀娟，我明天要到南岸去。

秀 明天？

鶴 是的，明天！明天！明天我有個約會，剛才小徐打電話來的。

秀 可是天鶴，明天是我們——

鶴 是的，我沒有忘記，秀娟，明天是我們的訂婚紀念日。我們應該甜甜蜜蜜地待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但是到哪裏去呢？看場電影？溜上一下午的街，溜了個腰酸腿痛？這算是紀念我們那個神聖的日子？哈哈，愛情！愛情不是我們這種人講的！

秀 天鶴！你怎麼了？

鶴 愛情的偉大，偉大的愛情！做夢！二十世紀只有電影上才有愛情。他們不用愁米又漲了價，公共汽車票價又漲了一倍，白菜賣到十二塊錢一斤，油要漲價了，該囤上幾斤吧？可是萬一要來警報呢？……：一個人不能看着自己的母親整天洗衣服燒飯，自己陪着愛人坐到公園裏去講愛情……：我的媽名字叫琴紋，多雅緻的名字，她可整天攢在廚房裏燒火！在大學唸書的時候，我還是個足球選手，我還開過鋼琴演奏會！還夢想過成個鋼琴家！我的天，我要能像天鵬一樣想到哪兒跑到哪兒多好！

秀 但是這是非常時期呀！誰不是在吃苦呢？

鶴 但是是人人都在吃苦嗎？有的是得意的，有的是發財的——還都是我最看不起的人。秀娟，有時候我看了那些人趾高氣揚的神氣，我就像挨了一個嘴吧！

秀 天鶴，你知道我並不想你發財，我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只要你的心，吃什麼苦我都不怕。

鶴 但是我不要你吃苦，我要你快活，要你無憂無慮，要什麼都碰你不着——我要你是個天上的人！我看見你每個月爲了一千六百塊錢要八個鐘頭筆桿，我就看不起我自己！

秀 但是我這樣很快樂呀。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快活過呀。天鶴，我從林先生學到了許多許多知識，好些好些——

鶴 (不耐地)好了，好了，又是你的林先生！

秀 (興奮得顧不得天鶴不耐)真的，天鶴，我愛我的工作。你以爲我還像你在大學裏

吃書時候說的，是個碰都碰不得的磁娃娃嗎？

鶴 哦，那時候！那時候我做過多少夢呵。

秀 看得見的快樂不比夢更好嗎？

鶴 你說怎麼樣呢！

秀 (衝動地) 天鶴，我們結婚吧。

鶴 在這個地方？秀娟，你看嗎，兩間屋子住了三代人，我們還想再給添上一代？

〔秀垂頭無語。〕

外面婆的聲音：天鶴，你的蛋燉好了，出來吃吧。

鶴 (應聲) 噯，來了，——(苦笑) 他們不知道我要的不是每天兩個雞蛋，我要的不是

在銀行裏找個位置！我要——我要——我要飛——我要帶着所有我愛的人一起飛

！天啦，我向天鶴今年二十八歲了！有時候想起來我心裏急得像火燒！

〔秀娟默然無語，樓上孩子又在哭。〕

秀 吳太太的大小姐又哭了！

〔向太太上。〕

鶴 向！天！鶴！誰給我起的這麼個名字，簡直是開我的心！

向太 （不安地看看他們） 咳，你們兩個怎麼悶在屋裏不出來吃飯？外婆在喊你吃蛋。

秀 （看看鶴） 去吧，我們去吃去。

向太 秀小姐，你去把你爸爸勸進來吧，他又喝多了，在跟你姨父頂嘴。

秀 噯，我去——

〔秀小姐又不放心地看了鶴一眼，出去了。〕

向太 你們在談些什麼？名字不名字的？

鶴 沒什麼，我，我熱得很。

〔受之自外入。〕

受之 怎麼還不吃飯？（鶴欲下）哦，天鶴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跟你們娘兒倆商量

商量。

向太 什麼事？

受之 剛才陶胖子這封信上說到要我們搬家的事。——

向太 你不是說給他個相應不理嗎？

受之 不，他還有條件呢。

向太 條件！

受之 嗯，剛才當着外婆我沒有說。陶胖子的意思是只要我們肯領着頭一搬，他答

應負責給我們找三間房子——

向太 他有三間房子，何必苦苦地要逼我們走呢？

受之 他要這個地方呀，我的太太。我們後面的房子他都買下了，就等我們這所房

子臨街。他把話說明了，他要開什麼貿易公司。

向太 這些人，發財發不夠的！

受之 他說，要是我們肯搬，他還可以送我兩萬塊錢。

向太 兩萬？可是——

受之 你看怎麼樣？——（沒有等太太回答）我覺得有了這兩萬塊錢，有了三間房子，我們就可以把天鶴跟秀小姐的婚事了啦。你們看——

向太 天鶴，你——？

〔天鶴不響，樓上孩子在哭。〕

受之 怎麼，你？

鶴 （半響不談話，突然堅決地）我不要用陶胖子的錢！

受之 什麼？——

鶴 爸爸，我們搬走了，您叫吳太太她們哪兒去？您要我把婚姻建築在這些孤兒寡婦的不幸人上面嗎？我不能！

受之 可是——

鶴 爸爸，我們是上流人！

「受之顯然很氣惱。」

向太 這倒也說得是。

「受之才要發話，忽然天鵬捏手捏脚地走進來，滿身都是油泥，一看見父親，便轉身想溜，但是——

受之（聲色俱厲）站住！（鵬兒只好站住。）你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

鵬 我，我——

向太（看見了鵬兒那一身）你這是怎麼了？你們不是去北溫泉的嗎？（話出了口，他知道錯了，但已不及。）

鵬 我，我們才走到牛角沱，車子就壞了一個輪子。袁，袁大川叫我們把他推回來
了。

受之（怒不可抑，指着太太）你！你！（氣得說不出話，他怒沖沖跑過去在大鵬頭上打了兩巴掌，天鵬哇地哭了起來。）

向太 受之！

〔受之匆匆向門去，韓二探頭探腦上，幾乎被撞倒。受之瞪了他一眼，怒沖沖下。天鵬還在抽噎。韓二看看這個，看看那個，摸不着頭腦。他踮着腳走到牆邊，輕輕撕去一張日歷。〕

韓 唉，又是一天！

〔天鵬突然抱着頭跑進左邊屋裏去，全場驚顛。〕

韓（看看大家，只說了一個字便停住了）怎——？

（幕）

第一幕 第二景 南岸

次日晚。蔡洪山在南岸的別墅。新建的仿流線型的屋子，外面寬闊的前廊，石欄杆圍着的小院子。俯瞰長江，對岸一星一星燈火是夜重慶。窗內人影幢幢，呼盧喝雉，興高彩烈。窗外靜悄悄，月光如水。梧桐的影子投在廊上。

麗珠，蔡洪山的年青的太太，從裏面出來，搖着一柄小蒲扇，熱得直捺頭髮。莫嫂，一個矮胖的紫眼皮的女傭人，跟在後面。

麗 (吸了一口清氣) 吁——討厭死了，這羣人！

莫 就是呀，太太。

麗 我不要你叫我太太！

莫 就是呀，羅小姐。這麼大熱天，老爺偏要請這麼些客，我脚跟都忙疼了，頭都轉昏了，也還是忙不過來。

麗 蠢頭蠢腦，沒有一個順眼的！

莫 那個戴眼鏡的胖子隔不到一枝煙的工夫就要擦一次手巾把子，我就伺候他一個人就夠忙的了……

麗 那你就去吧，還在這兒嘮叨些什麼？

莫 他們要煙呀，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，客人又吵着要三砲台呢。

麗 你去找那個麻子去。我不是告訴過你，叫你去找麻子常三爺，去找天牌嗎。

莫 我也得找得着我們這位麻子常三爺呀，越是有事他越溜得不見影子，泥鳅似地你不用打算捉得住他，太太……

麗 去，去，去……我不管！老爺的事不與我相干！誰叫他要請客，自己又躲在外面不回來！（坐到籐沙發裏）

莫 可是……

麗 滾吧！我，我煩死了！

〔莫嫂咕噥着下。外面有狗叫的聲音。〕

麗 (突然站起) 莫嫂，莫嫂！(高聲) 莫嫂！死人！

〔莫嫂又上。〕

麗 莫嫂，我的狗呢？我的大寶二寶呢？

莫 在底下大門口呢。

麗 爲什麼放在大門口？我的大寶二寶又不是替人看門的黃狗。

莫 方才傍晚門房牽出去溜躑，回來就拴在底下了。您聽，這不是大寶在叫呢？

麗 你快替我去牽上來，准又是那些死鬼在逗他呢！這麼叫法！

莫 噯。(答應了不動)

麗 去呀，你！

莫 (走了一步又退回來，啞啞地) 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又是什麼？

莫 有件事情我早打算求您，一直瞧您忙，當着那麼些客人我也沒敢跟您提。

麗 (不耐) 什麼事呀，你就快說吧。

莫 (嘆了口長氣) 唉！還不是我那個死不爭氣的大兒子——

麗 得了得了，又是你的大兒子。

莫 不，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好了好了，你乾脆說要錢就是了，又編什麼鬼話？

莫 不，真的，今天早晨我那個苦命的孩子——

麗 好了好了，(掏出一小疊鈔票扔在桌上) 拿去吧，別叨嘮了，再下去你該賽過天牌，

那個麻子了。

莫 小姐，您真是救苦救難，我這世報答不了您，來世變牛變馬也得——

麗 (不耐煩) 去吧，看狗去吧！

莫 嗯，我這就去，就去。

〔莫跑下。麗珠噓了一口氣，拿起杯子想喝一口什麼，拿到嘴邊又放下了。她踱到鋼琴邊，無精打彩地叮咚了兩下，終於坐下有氣無力地彈起「月亮在哪裏」來。一個三幾歲花襯衫膠背帶的人捧着一隻玻璃杯走出來，兩眼盯着麗珠，站着聽了一會，忽然裝腔作勢地說。

劉 啊呀，蔡太太，我說怎麼到處找不到你，原來一個人跑到這兒享清福來了。

麗 (回頭看見，冷淡地) 呵，劉經理，請坐。

劉 不客氣，不客氣，唔，好，這個地方真好，——月亮好，音樂好，呃呃，汽水也好。

〔沒入理他。

劉 (坐) 這個地方坐坐談談天，比擠在裏面清雅的多了，哈哈。

「麗珠零零落落地彈琴。」

劉 (又起來) 蔡太太，你真行，剛才那麼些人勸你酒，你就一杯都沒喝。

麗 我不跟臭男人們喝酒！

劉 哦？可是太太們勸你你也沒喝呀。

麗 那些太太比男人還臭！

劉 (乘機而入) 呵呵！那麼蔡太太大概只跟老蔡一個人喝酒吧？

「麗珠突然停下不彈，默然不語。」

劉 (不知趣) 洪山真是好福氣，好福氣。怎麼，你不彈啦？來，來，這邊坐。(一屁股

坐在沙發一頭，拍着空出的一頭) 這邊坐，我跟洪山是朋友，我們兩個做的是一路生意，脾氣頂投的來了。(看麗珠不理他，楞了一下，又跳了起來) 怎麼樣，蔡太太

，——呃，羅小姐，聽說老蔡昨天又進了一批，——

麗 他的事我向來不管！

劉 呵呀，這又有什麼可祕密的呢！洪山跟我兩個真是，嗨，好比梁山伯與祝英台，拉都拉不開，拆都拆不散的，不瞞您說，蔡太太，上回洪山要不是靠我幫他的忙——

麗 (站起) 老蔡馬上就回來了，劉先生有話跟他自己說吧，我少陪了。

劉 (甚僵) 哦，我——

【裏面在喊：「劉經理！……小劉！……怎麼溜了？」】

劉 (高聲) 來啦！——(又向麗珠說) 哦，對不起，裏邊在叫我。

【一個胖子探頭出來。

胖子 喂，劉道康，快來快來，看胡二爺跟陶胖子梭哈上了，已經卅多萬了。

劉 好，再見，蔡太太。您——太客氣了。

【劉道康隨胖子進去了。

麗 討厭！

「莫嫂上。」

麗 狗呢？

莫 引上來了，哼，外面來了位客人，差點沒叫大寶給咬了。

麗 (餘怒未息) 活該！這些客人，咬死都活該！

莫 不是找老爺的。

麗 不是找老爺？

莫 不，說是到這兒來會一個什麼陶經理。這是他的名片。

麗 你怎麼不叫老徐去找？

莫 老徐在擦澡呢，要我給他送進來，我又不認識哪個陶經理姚經理的！

麗 (看名片) 向——天——鶴？不認識。告訴他陶經理沒來就是了。

莫 嚶。

「誰也沒看見天牌已經從屋裏悄然走出。這是常天保，常三爺，麻子，——天牌——瘦

的像個衣服架子。

常 慢點兒，羅小姐，您給我看看。

莫 呦！常三爺，您多會兒來的？瞧，嚇我們這一跳

常 (看看名片)你說是找陶胖子的！

莫 是呀，說是陶經理約他來的。

常 那——羅小姐，我瞧還是讓他進來的好。(對莫嫂)你把他引到這兒來好了。

莫 哎喲，這個坡上坡下的可把人跑死了！

「莫嫂下。」

常 (把片子扔在桌上)哼，還是個什麼法學士呢！陶胖子今兒晚上已經輸了好幾十萬，這時候我怕他沒好氣。這小子算碰上了！——怎麼，老蔡還沒回來呀？

魔 誰知道他混到哪兒去了？弄的滿屋子人，我連個落脚地點都沒有。

常 (假作同情地)噉噉，——(又四面看看)這兒倒還清靜。

麗 你這半天躲到哪兒去了！

常 我呀，嗨，還不是愁鹽愁米，爬我那個祖宗算盤子兒？羅小姐，您想想看，我一家子大小七口，一個鬼老婆就像開了閘似地，一年給我下一個。這個年頭兒，一斗米要賣到兩百四，還要他媽的身份證兒！你想想，羅小姐——

麗 得了，不要見面就來這一套吧，天牌——（頓了一下，又說）你摸的老蔡那些錢，當我不曉得？

常 咳，咳！這是哪裏說起呢，我的羅小姐？這，這才是黑天大冤枉呢！我常天保別的好處都提不上，一顆良心總是有。我要不是老蔡，我的骨頭早就喂了狗。老蔡一個小手指頭就把我從泥坑裏挖了出來。

麗 你就把這個小指頭咬了一口？

常 羅小姐！

麗 還是你想頓着這個小指頭兒往上爬？

常 您這是怎麼說的！

麗 常三，你就少跟我胡扯！我又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三歲小孩子，你搗的那些鬼，我會不清楚？

常 （也不免有些難堪）那——

麗 （聲色俱厲）那你就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照料着點兒客人，別儘揀老蔡眼前的事做！

常 是，是。我正爲惦記着這個事才跑來的。這些蠢奴才，不扶着抱着，屁大的事也別想他們做好（邊說邊走，走到門口又站住）唉，老蔡——也真是——

麗 （回頭看着天牌）怎麼？

常 （又回來了）咳，我就跟您說真的吧。

麗 什麼？

常 羅小姐，我就是瞧着老蔡這麼亂撲騰不是個事，您說吧，隔不上一天兩天就約

上這麼二三十人，吃的喝的不算，單是這烟呀酒的要花多少？

麗 老蔡愛交朋友。

常 他呀？他以為請這些人吃兩頓喝兩頓就算拉攏了朋友，生意上會給他便宜。哼，這才叫他媽剃頭挑子，一頭熱呢！這些人哪個不在背後捏他一把，哪個碰上錢字兒肯不踩他一脚？

麗 你倒看得明白！

常 老實說，別瞧洪山現在手頭不錯，他那點錢來的也靠運氣。打仗前洪山還不是跟我一樣，在上海混的連條姓自己的姓兒的褲子都沒有，那一隻鞋脫下來襪子上也是三個大窟窿，現在他算有幾個了。哼！來的容易去的快，洪山要是這麼大手大腳的下去，幾百萬塊錢淌出去還不容易？

麗 那你爲什麼不勸勸他？老蔡不是很信任你嗎？

常 信任我？老蔡肯信任我倒好了。他天底下除了自己誰也不信任！

「麗珠不響。」

常 咳，就說您吧，羅小姐，你們算是近到不能再近了，可是老蔡的事您知道多少？

「麗珠默然，走到欄杆邊。常三打量了麗珠有頃。」

常 羅小姐。

麗 唔？

常 您要是不怪我多嘴，我倒想勸您一句話。

麗 什麼？

常 (走進一步) 三姑娘。

麗 (一驚) 你！怎麼知道這個名字？

常 天底下有幾件事我常天保不知道的？三姑娘，常言道得好，晴天防陰天，有時

防無時。

麗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常 咳，您是明眼人，您不會看不出，財神爺不會照顧蔡洪山一輩子。老蔡的運氣能走到哪一天，這誰也不敢說。三姑娘（每逢他叫這個名字，麗珠就像打了一個寒噤。）您此時不趁早作個打算，咳咳，您將來還真的預備跟着薛平貴住寒窑？

〔麗珠不響。〕

常 就不說姓蔡的時運有限吧，就滿打他真有個三十年五十年的財喜吧。三姑娘，

爺兒們的脾——氣——（苦口婆心地走進一步）人老珠黃不值錢；要到了那個時候

麗 你，你要我怎麼樣？

常 您是聰明人，用不着我多張羅，三姑娘，我是一片忠心。只要您有什麼地方要我天牌幫忙，我要是推託一個字，我，他媽不是人養的！

麗 （明白了天牌的意思，恢復了原有的銳利）哦，謝謝。

常 （又走進一步）三姑娘，說句玩笑話，這個門裏，只要您跟我凡事有個商量，那

老蔡就——

麗 你要我幫你摸老蔡的？

常 哪來的話？哪來的話？這得看你怎麼看法。

〔麗珠不戀，只是厭惡地看着他。〕

常 (等不到回答) 唉，要是你真沒那份胆子，你就自己做樣把兩樣生意也好，老蔡只有高興，不會斷住你，你手頭也還有幾個——(麗珠才要開口)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——只要你信得過，你交給我。我多了不敢說，包你看個八分利。

麗 哦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

常 怎麼樣，三姑娘？什麼都是假的，錢是真的呀！

麗 錢！錢！又是錢！這家子除了錢就聽不到別的！

常 可除了錢你還要什麼？

麗 我要！我要！你以為有了錢就夠了嗎！你以為有了錢就快活了嗎？你看吧，我現在眼睛裏是錢，鼻孔裏是錢，耳朵眼兒裏也是錢，可是我快活嗎？不！不！我不！我煩死了！我快煩死了！我都快叫錢給堵死了！

常 （呆了一陣之後，失望地）真看不出，你倒會是這麼一個人！

麗 （又恢復了那種冷靜）那怪你自己，滿臉長的都是眼睛，還認不出我！（掉頭要走）

〔莫嫂引天鶴上。〕

莫 常三爺，就是他。

常 （打量了天鶴一眼，冷冷地）哦，請坐。（介紹麗珠）這位是——

〔麗珠理也不理，掉頭逕下。〕

常 （惡聲惡氣）請坐吧。莫嫂，瞧你們是做什麼的！瞧這塊地方，弄的人還有個插腳的地點兒沒有？

莫 嚙，三爺，我們從早忙到現在，那得個閑空來着？

常 忙！忙！你們都忙！就他媽我常天保閑着來着！

鶴 （欠身）呢——陶經理——現在——？

常 （沒好氣）知道了，我的老先生，我們這兒一天到晚客人多的很，請您耐耐性兒，等一等——

〔天牌掉頭遞下。莫嫂撮着嘴亦下。天鶴坐了一會，漸漸被那架琴吸引了過去。他斃美地撫摸着它，終於打開了鍵盤上彈了兩下，又怯怯地連忙蓋上了。〕

〔外面蔡洪山的聲音，一路罵進來。〕

蔡 混蛋！全是他媽混蛋，一羣奴才胚！這麼深更半夜，大門敞着沒人管。

〔罵着罵着，蔡洪山，一個又高又大紅頭漲腦，像山東巡捕似的人物，走了進來。〕

蔡 媽的，我蔡洪山是跟誰有仇有恨，一個個都非拆我的台不可呀，是怎麼的？（看

見天鶴）哦！你是誰？

鶴 我——

「天牌上。吳嫂亦聞聲隨上。」

蔡 天牌，我這個家你怎麼管的？去！你去門口看看！你問問他們吃我喝我，做什麼事的。媽的，弄不好給我一塊堆兒滾蛋！我蔡洪山沒開粥廠放賬！

常 是，是，我就去。（才拔腳要走）

蔡 劉道康那小子來了沒有？

常 劉經理？早來了。他跟元豐公司的何協理一塊兒來的最早。

蔡 他媽的！這小子還有臉到我家裏來應酬。

常 怎麼了？

蔡 怎麼了！好小子！笑裏藏刀！要不是我蔡洪山手法大，今天算是栽了跟頭！

常 倒是怎麼回事呀？

蔡 怎麼會事？天牌，你越活越回去了？劉道康恨我獨霸那一批貨，暗中給我下了

一腿——別以為我是傻子！（想起天銜）這是誰？

「麗珠已經又走了出來。」

常 哦——呢，一位姓向的，來會陶經理的。

蔡 陶胖子！

常 嗯。

蔡 豈有此理！我這兒又不是會客廳——（打量打量天鶴）陶胖子來了沒有？

常 嗯，大概來了吧。——（又改口）我看他賭風不大好，沒叫這位進去。

蔡 去，去，帶他進去。

常 是。

蔡 你馬上來，我還有要緊話說。

常 是，（對天鶴說）這邊來吧，我的老先生！

「常引天鶴進門去了。」

蔡 （拿過莫媽送上去的手巾帕子擦着臉，走近麗珠。）啊，好熱的天！

麗 你怎麼跟人家那麼不客氣？

蔡 誰，那個小癩三嗎？

麗 人家是大學畢過業的。

蔡 (大笑) 哈哈哈哈哈……大學畢過業？哈……那值幾個錢一斤？這年頭兒還講這個！

麗 你懂個什麼？

蔡 (扔下手巾) 我不懂，對，我什麼也不懂。

麗 (負氣) 你本來就不懂嘛。

蔡 可是，太太，我蔡洪山什麼不懂，可有個衝勁兒，我手直眼快，誰也搶不過我。你看這個斯斯文文的算是什麼大學畢過業，可又有什麼用？還不是個拿八斗老米的公務員？

麗 錢！錢，你就知道錢！

蔡 咳，錢怎麼啦？要不是錢，我們能住這樣的房子？要不是錢，你能穿這個？你能戴這個？

〔麗珠站起身要走。〕

蔡 麗珠，你哪兒去？

麗 我嫌這兒吵得慌，我去找個地方清靜清靜。

蔡 你瞧你瞧，又生氣了！（拉住麗珠）說清靜，我的太太，你也讓我清靜清靜呀！我在外頭喊了門了一整天，你也陪我坐一會兒，讓我鬆口氣兒呀。

麗 （無奈何，坐下了。）那你混到這時候才回來？弄了這麼一大堆人丟給我！

蔡 咳，你沒聽我剛跟天牌說嗎？我今天差點兒叫關大元給警住了！

麗 關大元？（似乎這名字叫她吃驚不小）

蔡 對了，緝私大隊的那個關大砲，我們的閻王爺。

麗 怎麼，你被他抓到了什麼？

蔡 咳，過去了。可憑我蔡洪山也一直扯到現在，才算敷衍了個八面兒圓。

麗 那，那你不該請這麼些人到家來。

蔡 這也是不得已呀！我的太太。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做事，做生意，能不應酬應酬嗎？哪樣事情不靠朋友，哪樣事情不要應酬？

麗 朋友？哼，朋友背後踩你一脚。

蔡 所以呀，所以我更得應酬呀，我更得跟他笑跟他喝好找個機會回踩他一脚呀。

麗 哼！你一天到晚除了應酬——跟——踩人，還幹什麼？

蔡 好，好，不談，咱們不談這個，我知道你那個小心眼兒裏攔不住這些事。

室內 洪山！蔡經理！快來呀！

麗 （尖酸地）你的朋友在等你呢。

蔡 （走到門口，向內喊）來了，就來了。（拱手）諸位，失陪失陪，對不起對不起。

（關上門）真討厭！——哦，麗珠，我倒想起件事問你。

麗 什麼？

蔡 天牌告訴我說你還要配兩隻狗。

麗 哦，天牌對你倒忠心，什麼事都有報告，是不是？

蔡 不是，是我問他的。

麗 你就那麼關心我，怎麼樣？

蔡 我倒是覺得有了大寶二寶也就算了，再配上兩條，弄上四條大洋狗，不太嫌嚙
嚇點兒？

麗 一點也不，我就要四條。

蔡 洋狗這東西有什麼好玩，本來也不過是擺擺樣子。再說，別人家養狗至多都是
養兩條。——

麗 (賭氣) 就因為別人家都養兩條，我就非四條不可嗎！(又要走)

蔡 好，好，四條，四條，四條就四條。

「天牌走了出來。」

蔡 (多少帶點嘔氣的口吻) 天牌，明兒記着給太太再配兩條洋狗，我們姓蔡的不養狗則已，一養就是四條。

常 是。

蔡 怎麼樣？

常 我說進去沒好處不是，一見面就吃陶胖子一盆涼水。

蔡 那是幹什麼的？

常 還不是討飯吃的。傻頭傻腦，這個年頭兒，這種人——

蔡 哼，只有餓死！這個年頭兒真是得眼觀八面耳聽四方，一不小心就吃個虧。天牌，我今天差點兒叫關大元把我斃住了。

常 你不是開玩笑！

蔡 玩笑！是劉道康開我的玩笑。這個玩笑還真不輕！

常 原來是這麼回事！個王八蛋，他還有臉坐在那兒把張臉喝得像燈籠！

蔡 (氣憤憤來回踱着) 好吧，他怎麼暗裏來，我怎麼暗裏去。咱們倒要看看是他姓劉的幹了我蔡洪山，還是我姓蔡的幹了他劉道康。

常 你說要幹了他？

蔡 別那麼沒開過眼，我毀個把姓劉的用不着動刀動槍。天牌，告訴你說，我已經打好了主意。

常 你的主意照例來的快。

蔡 麗珠，你瞧着，我不叫劉道康跪在我面前我不姓蔡。

麗 我沒功夫管你們這些狗打架的事！

蔡 要不我逼得他上吊給你看。天牌，記得不記得上回我跟你談起的那樁買賣？

常 你是說那個企業公司的事？

蔡 對了，我們一直覺着這會把劉道康擠的沒路走，不好意思動手，現在他既然對

不起我，這就難怪我不講情面。

常 這件事情局面可大，不是百把十萬下得來的。

蔡 我曉得，我曉得，不是我蔡洪山吹牛，千把萬塊錢我今天一晚馬上就能湊足。

去，你進去替我把陶胖子請出來，說我約他在這兒有要緊話談。

常 可是，這件事——（看看麗珠）

蔡 怎麼？你是說這件事情多少帶點兒危險，是不是？（看天牌看着麗珠，作難以啓口狀）說吧，不要緊，我什麼事用不着瞞着我的太太。（麗珠站起來要走）別走，麗珠，別走。你也聽着，我這兒又要下個大注子。

常 我說這件事不是多少帶點兒危險，是整個兒危險得利害。這不比囤幾百匹陰丹，這裏頭牽扯着多少條路。

蔡 哼，你以為我還看不出來？

常 不，我不是說你不明白，我是覺得你太愛耍懸招兒！

蔡 哈哈……天牌，我的胆子要也像你那麼小，我也就不會有今天了！跟你說，我蔡洪山從出頭混事起，就專門押孤注子。什麼事不就個風險還有個什麼出息？你以為我是那種想存一担米又怕明天穀子要落價的軟鼻涕？我要賭就賭到底，輸光就輸光，我頂多還是站起一直睡下一橫！去，快去，找陶胖子來。我這是最後一注，我，我連我太太也押上了，哈哈。

常 怎麼又要找陶胖子？

蔡 哪件事離得了陶胖子？他是財神爺，沒有他的元寶誰做了買賣。

【天牌不動。

蔡 去呀，快！做事就要的個麻利，眼多雲一霎都能就誤事情。

常 那我也知道，不過我總覺得這個事情——

蔡 （懷疑）怎麼，你害怕？

常 倒也不是我胆小。

蔡 那是怎麼？

常 不是別的，我總忘不了上次在成都那一回，我那沒出息的兄弟叫關大元逼的差點一命歸陰，到今天大腿上那兩個洞還張着嘴笑，我兄弟是個硬漢子，他一句埋怨話也沒說過，可我這個做哥哥的可能乾瞪眼看着？別的不說，這醫藥錢就幹掉我好幾吊法幣……

蔡 (打着天牌，遲疑了一下。) 天牌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兄弟要錢用你不該瞞着我，你的兄弟不就是我的兄弟？

常 哎喲，我的蔡經理，那可折死了我。我是覺得已經拿過你的醫藥費，怎麼好

蔡 廢話，(掏出一疊鈔票)這你先拿去用，不夠再說。

常 (推讓)不行，不行，這那裏可以！

蔡 別麻煩，常三，我這人喜歡個痛快。

常 (一邊接錢)這成什麼話，真是——簡直成了我敲你的竹槓了。

蔡 不過你叫你兄弟也能省就省着點兒，不是我吝嗇，怕別人看着說閑話。

常 我曉得，天牌曉得。

【常匆匆進了門。

蔡 麗珠：你等着吧。這個事情成了功，這麼大的金鋼鑽由你挑。哈哈，(拍着麗珠)三姑娘，你當初不嫁那個臭教員跟了我，算是你好眼力，哈哈。(麗珠拔腳就走。)

蔡 你哪兒去？

麗 我也去押一注子，試試我的眼力。

蔡 你別去，麗珠，你陪我坐着乘會兒涼，我，我心裏燥得慌！

【麗珠才勉強坐下，蔡洪山又跳了起來。

蔡 哎呀！

「他焦急地來回走着。」

麗 怎麼啦？

蔡 我，我倒忘了一件事。

麗 什麼事？

蔡 (看了看麗珠) 我倒忘了，這個事情我出不得面。

麗 你是說你剛談的這樁買賣？

蔡 就是呀，我們得找一個頂名兒的，我們得演一套木頭人兒戲，我只能蹲在後面做個拉線兒的。

麗 爲什麼？

蔡 (看看麗珠) 你——不懂這些事。

麗 (捺住性子) 你的那幫嘍囉呢？

蔡 就那幫子雜種？太太，咱們這回辦的是個神氣十足的大公司。

魔 你不會提拔提拔你的天牌？

蔡 天牌？就憑他那付拖油瓶的長相？呸！這個人又得外面看着神氣，像回事，又得講資格是資格，說談吐是談吐，還又得老實聽話，隨我怎麼支使，這倒是個難事——（踱了兩步）我得找個人商議一下。（向門走去，又回頭說）陶胖子來了，叫他等一下。

【蔡洪山進門去了，麗珠看着他進去，又是厭惡，又是氣憤，她點起一枝煙，坐到沙發上，狠狠地噴了一口，天鶴沮喪地從裏面出來，走到茶几前拿起他的帽子，他走到欄杆邊，月光下，看看對岸的景緻，噓了一口氣。麗珠沒有看見他，走到琴前無精打彩地彈了一陣。天鶴轉身聽着。麗珠感得無聊，站起慢慢走下廊子去。一陣衝動捉住了天鶴，他走到琴前，遲疑了一下，輕輕在琴上打了兩下，便狂風驟雨地彈了起來，走了不遠的麗珠聽了琴聲又折回來，她站住傾聽了一會，慢慢走到琴邊。她看着他，看着這一個完全被音樂的魔法籠罩住的青年，他一點不會注意到她。她的臉色慢慢變了，柔和

了，光澤了，一個新的希望，一個新的生命在她眼中跳躍，他彈完了，抬頭看見了她。

鶴 (徬促) 哦！

麗 你這個頭髮是燙的嗎？

鶴 不，不是。

麗 是天生的？

鶴 嗯。

〔靜場片刻。〕

鶴 對不起，我——(要站起)

麗 (輕輕按住天鶴) 你彈的是什麼？

鶴 Moonlight Sonata，月光曲，悲多芬的。

麗 我不懂。

鶴 我，我該走了。

「天鶴又拿起他的帽子。」

麗 你會見陶經理沒有？

鶴 (站住了)……

麗 你撞了他一個釘子？

鶴 (他走到月光下，呆呆地望着重慶)……

麗 (走過去) 我叫麗珠。你叫什麼來着？

鶴 (打量了麗珠一眼) 我叫向天鶴。

麗 對了，(笑) 向——天——鶴。

鶴 你笑什麼？

麗 (突然笑停了) 你爲什麼不進去耍？你爲什麼不去賭錢？

鶴 哦，我嫌裏面太吵，我愛這個月亮。

麗 月亮？(嘆了一口氣) 嗯，——可不是，我一直就沒看見她。

鶴 (看了麗珠一下，又看着對岸) 那——一點一點的燈火，

麗 是重慶。

鶴 (緩慢地) 想不到那麼醜那麼髒的一塊地方會有這麼好看。

麗 你，也不喜歡重慶？

鶴 喜歡？我討厭死了牠？牠像一個籠子拴住我。我想飛，我時時刻刻想飛。就連

這一會兒我遠遠想隔開了牠，離開了那些人，我的肩膀上都像卸下了一挑重担子。

麗 你離開了他們？(指指後面) 你以為你離開了他們？

【鶴不語有頃，又抬頭打量着麗珠。

鶴 你是蔡洪山的——？

麗 他叫我做太太，別人把我看做他養的一個女人，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他的什麼。

【天鶴瞪着眼睛看着她，

鶴 你，你叫什麼？

麗 麗珠。

〔天鶴又轉過頭去。〕

麗 (拿出一捲鈔票) 拿去。

鶴 (瞪眼看着，有點受了侮辱地) 什麼，你——

麗 拿着呀！

鶴 你這是幹什麼——給我錢——？

麗 (明白過來，笑了一笑) 哦，這是我借給你的。去！去跟八頭朝門裏一指) 他們賭去！

鶴 (遲疑) 去——賭？

麗 嗯，你爲什麼要躲開他們？你爲什麼不鑽進去跟他們賭一下子？你爲什麼不跟他們鬥，他們用牙咬，你也用牙咬，他們用腳踢，你也用腳踢呀！去！我知道你不是個肯認輸的孩子。

鶴 (慢慢地，他臉上的肌肉都緊張了起來，他一把奪過了錢，)等着我，我就回來。

【天鶴轉身進了門，鬻珠走到琴前，輕輕用指頭溜了一下，高音部發出愉快的一串流水似的音調。她突然又轉身叫。

麗 莫嫂，莫嫂，莫嫂！

【莫嫂應聲上。

莫 哎，哎，哎。

麗 莫嫂，你去請老爺來，快，快！說我找他有事。

莫 怎——

麗 快，快呀。

莫 (才要走，看見洪山出來了)老爺來了。

蔡 (探出上半身)陶胖子還沒有出來？

麗 沒有。(轉身又要回去)洪山，你來。

蔡 什麼事？

麗 我有件事同你商量。

蔡 你？（不信自己的耳朵）有事同我商量？

麗 你剛說那個公司要個人出面。

蔡 嗯，怎麼？

麗 我給你找到了。

蔡 找到了？誰？

麗 別忙。我先問你，這個事情有多少進帳？

蔡 這是個碰運氣的事。照我看，弄得好，一年弄個五六十萬不算希奇。是誰？

麗 就是剛才在這兒那個拿八斗老米的。

蔡 你是說那個頭髮一鬆一鬆的小伙子？

麗 他是個大學畢業生。

蔡 他？（想了一下）看樣子倒是個老實貨。

麗 怎麼樣？

蔡 （決定了）他哪兒去了？

麗 到裏頭去了。

蔡 我去找他談談。

麗 不要急，他自己會出來的。

蔡 奇怪，你今天怎麼會對我的事關起心來了？往常我做的事你沒有一樣不厭煩的。

麗 你不是說——這一注子連我也押上了嗎？

蔡 （大笑）哈哈……

麗 討厭！你笑什麼！

蔡 （好不容易壓住了笑）這真是破天荒的事——大概是我蔡洪山真的要走運了。

〔伸手捏麗珠。〕

麗 別鬧。我還有句話要跟你說。

蔡 你說，你說，我就愛看你這個小嘴兒巴唧巴唧地說。

麗 老蔡，我勸你防着點兒天牌。

蔡 (狐疑地) 嗯？——

麗 常三那個人不是個好東西，你別什麼都信任他。

蔡 我知道。

麗 我是真話。

蔡 (看看麗珠，突然打開了) 麗珠，你別以為我真是個老粗，誰算計我，我肚子裏清清楚楚一本賬，天牌用得着我的時候捧我的臭腳，可只要遇到比我多出一分錢的注子他就能把我賣掉，你別以為我糊塗。剛才你瞧我那麼大方，一下子就三千，是不是？我那是被他捏着頸子，落得做個漂亮。你要養狗吧你能不喂他？再說，這裏頭這一大堆人哪個又比天牌好得了多少？誰不是處處在算計我？誰

不是時時刻刻想着拆我蔡洪山。

麗 (打量着洪山) 那，那你爲什麼還要幹這個？你的錢還沒弄夠嗎？

蔡 不幹？人沒錢的時候總以爲多久弄夠一筆錢，就可以息手享一點兒清福了。天底下就沒那門子八總事！我跟你說吧，守錢比弄錢還難。有時候我真是覺得還是當初就剩身上一套褲褂的時候要快活得多。

麗 真的？

蔡 麗珠，我不是個傻子，我也不是個鐵人，我也有個曬化了的時候。麗珠，你以爲我願意老是攢着拳頭咬着牙齒，整天槍對槍來刀對刀？不，我也要有個人當着他我用不着提心吊胆，捏着一肚子鬼。麗珠，今天我算找到這個人了。

麗 哦？是誰？

蔡 我知道天底下就有一个人不算計我，那就是——你！

麗 我？(站了起來)

蔡 嗯，你——我的太太！

麗 回頭再說吧。

〔麗珠一掉頭走了。〕

蔡 麗珠！你別走呀，麗珠！

〔蔡追下。門啓，天鶴突上。〕

鶴 我贏了！你看，我一下子就贏了！（看看場上無人）咳！

（幕落）

第二幕 第一景 南岸

兩個多月後，蔡洪山的別墅內，莫嫂在擦着皮鞋，天牌探頭上。

莫 呦，常三爺！您這陣子哪兒去了？這門裏好幾天沒見您的大駕了！

常 嗯嗯，老爺起了沒有！

莫 漱口呢。一起床就打電話給向經理，到這會兒還沒找到人呢。

常 呀？太太呢！

莫 一清早就出去了。

常 哦？他——來沒來？

莫 誰？

常 姓向的。

莫 (翻了常一眼) 這兩個月來，不管天晴天陰，向經理哪天不到這兒來？

常 那我知道。我問你今天。

莫 可巧，就今兒沒來。

常 哼！

莫 向經理人也是真好。老爺喜歡他，太太也喜歡他。

常 (打量着莫嫂，試探地) 你呢？

莫 我憑什麼不喜歡？老爺太太喜歡的人，我一個做下人的還能說不喜歡？再說向經理人又和氣又大方——

常 呸！

莫 怎麼，常三爺，您不喜歡向經理？

常 我？我喜歡他祖奶奶！

莫 (又翻了常一眼) 三爺，您這陣子受了委曲！

常 委曲？哼，等着瞧吧！

莫 呦，三爺今兒也有了耐性兒。

常 他媽的，我跟你說了吧。姓向的是個輕氣球兒，我瞧着他一天一天地漲，漲，漲……我坐在旁邊瞧着，多會漲到差不離兒了，我走過去一個小指頭兒——「邦」！嘿，那時候，他才知道我姓常的厲害！

莫 哼，只怕沒那麼容易吧？

常 怎麼？

莫 這個氣球可有個護身符兒。

常 (踱着) 就是這個女人！就是這個女人討厭！

莫 您不會也多侍候侍候？

常 我？就憑我這張麻皮面孔？天下人都不知道自己，我常天保可知道。

莫 那倒也不一定就靠臉子。

常 怎麼？

莫 三爺，您不怪我多嘴，您平日太沒把那口子的事放在眼裏。您就看見了男的沒看見女的。

常 這也是。可一個人精力有限呵！我這一天忙到晚，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的事就夠我轉磨，別的不說，就說她要配的那兩隻大洋狗吧——

莫 那倒不勞您駕了。這兩個月來，她連大寶二寶都沒理會，鎖在後頭山上，餓得像兩條大柴狗了。

常 哦？（蹙了兩趟，突然停住）莫嫂。

莫 唔？

常 說真個的，咱們的三姑娘跟這個姓向的——

莫 呦，三爺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常 那個姓向的不是每天在這兒跟三姑娘泡一早晨嗎？

莫 是呀。

常 這兩口子盡幹些什麼？

莫 教琴呀。

常 (笑) 教——琴？呸！

莫 可不教琴嗎？那天不叮叮噹噹打上半年琴？

常 得了，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？你當我是蔡洪山？我是問你除了打琴以外，他們還幹些什麼？

莫 那我可知道了，三爺，您說呢？

常 我，我問你啦！

莫 我可真不知道。

【常又咬着牙蹙了兩趟。

常 (決心地) 莫嫂，你想不想發財？

莫 呦，我又不修仙學道，還有不想發財的？

常 你知道，發財並不是什麼難事。只要記住一句話。

莫 什麼話？

常 機會到了頭上別輕輕放過。好比逮鳥兒，喜鵲停在你頭上你不抓住，半空去抓飛的？別想！

莫 呦，多會子再有鳥兒飛到我頭上，煩您提醒我一聲。

常 現在就有一個。

莫 我們不懂。

常 別裝糊塗，我問你，這個姓向的——

莫 怎麼？

常 跟咱們三姑娘好到怎麼個程度了？

莫 (正顏厲色) 三爺，您可別亂說！

常 你裝哪家子正經！

莫 太太是個規矩人。

常 規矩？呸！當舞女的還有個規矩？你別當我不知道，李八爺，王經理……只
有蔡老板一個人悶在鼓裏。

莫 那是那些小子亂撲騰，太太沒有一個理上三天的。

常 所以這回這個姓向的非同小可呀！

莫 您真細心。

常 打開窗戶說亮話吧。莫嫂，你不是看不出來，姓蔡的就不敢惹一個人，咱們的
三姑娘。咱們要是捏住三姑娘這麼一手兒呢，那還不就是蔡洪山的祖爺爺？你
說姓蔡的還不就由着咱們撥弄？你要發個幾萬塊錢兒還不就是一句話？

莫 三爺您提拔着。

常 這個事兒只要你我二人裏應外合，沒個跑。你說怎麼樣？

莫 你說——

蔡 (在裏面喊) 莫嫂，莫嫂，鞋呢？

莫 (應) 嘔，來啦！(回頭) 咱們回頭再細談談。

〔莫嫂進門去了。〕

常 哼！瞧着吧，我叫你們來個蛤蟆跳井，撲冬撲冬一個接一個地給我下去！

〔蔡洪山手裏拿着皮鞋，脚下踏着拖鞋，匆匆地走出來一屁股坐到沙發上，拿起電話筒，

接了號嗎。

蔡 喂……喂……公司嗎？向經理來了沒有？……還沒有？該死！你叫他一到馬上

過來，我有要緊事情找他……要緊事情！……什麼？我是誰？媽的我是你八代

祖宗，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！(用力把電話一掛又要進去) 都他媽混蛋！

常 (閃出來) 老板，您早！



蔡 (才看見) 哦，你！我怎麼沒有看見你。

常 老板現在看不見我天牌了。

蔡 (又慢慢走回沙發上坐下穿皮鞋)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？

常 (做出一付可憐相) 往常都是老板吩咐天牌事情做。

蔡 (略頓) 常天保，你別怪我重用向天鶴，人家英文是英文漢文是漢文，可真有

兩下子！

常 就是。咱們那點兒比人家。

蔡 你猜怎麼着，唸書敢情還真有點用，做事就有個章法。

常 就怕唸書的人太聰明，老板，我這是忠心話。

蔡 哈哈，你放心。我蔡洪山是個傻瓜，我不把那小子的底細摸清楚，我敢付託

他這麼大的事？

常 哦？

蔡 我早打聽清楚了。他吃平價米吃夠了，想換個調調兒嚐嚐。可是他沒胆子沒見識——他們這些唸書的都這樣，天生的窩囊肺！——他永遠只有跟着我混，我多多少少給他個甜頭兒，他就會死心塌地跟我一輩子。（站起來）

常 他還不知道你做的是個什麼生意。

蔡 他用不着知道。

常 萬一他知道了，說不定——

蔡 他就是知道了，他也只有乖乖地跟着走。（又站起）

常 （有所求地）老板——

蔡 這兒這兩天沒什麼事，你沒事不用來了。

常 老板，我——

蔡 怎麼？

常 我真不好意思再張嘴，可是我那個苦命兄弟——

蔡 (攝下臉來) 天牌，你放明白點兒——我給你的錢不算少了。別說是養傷，連送終都夠了。你不是沒在外面混過事，怎麼越學越不知趣？

「蔡掉頭逕下。常恨得牙癢癢地在轉。」

常 好，好，過河拆橋——姓蔡的，我叫你——

「外面有鹽珠的笑聲，常馬上住了口，鹽珠和向天鶴一同走進來。」

麗 我們這坡子底下常常出事情，公路走到這兒連着兩個硬灣子，弄得不好就翻車

鶴 (笑着) 好在我沒有車子。(說着放下手裏捧的大包小紮)

常 哦，羅小姐回來了？

麗 哦，常三，你來了？

常 (應酬地) 向經理，您好？

向 (玩笑地) 哦，天牌。怎麼樣，你那個寶貝兄弟的病還沒好？

「天牌臉色陰森地不響。

麗 (打岔) 哦，三爺不願意人叫他天牌。

常 (糊着臉) 沒關係，向經理是自家入。

麗 天鶴，你坐下，外邊空氣好，我們就在這兒坐會兒吧。

常 您進城買東西來着？

麗 (不理他) 莫嫂，莫嫂——

常 (跟着喊) 莫嫂。

麗 死人，又不知跑那兒去了！

常 莫嫂(莫嫂應着) 太太叫。

「莫嫂拿了一封信自外入。

莫 呦，太太回來了。

麗 老爺起來沒有？

莫 早起來了。

麗 那是誰的信？

莫 老爺的。——老爺一起床就打電話找向經理。

【莫嫂進屋裏去了。

向 我進去看看。

麗 不，你坐着，他自己會出來的。我有話跟你說。（看看天牌）我們還要練習琴呢。

常 （知趣）我，我先少陪了。

麗 常三，你不再坐坐？

常 不，不打擾您，我先到後邊去看看。

【天牌走了。

麗 天鶴，倒杯水我喝。

【天鶴爲麗珠倒茶，她坐在沙發上解開一個紙包拿出幾條鮮麗的領帶。

麗 好看嗎？

鶴 好看。

麗 (抽出一條)來，我給你換上。

鶴 怎麼，我——？

麗 傻孩子，我給你換上呀。(把天鶴頸上的一把扯脫了。)

鶴 我，我以為你是給老蔡買的。

麗 他？我才沒有那麼大工夫給他買領帶呢！

〔麗珠爲天鶴繫好新領帶。〕

鶴 我，我想我還是進去吧！

麗 (一把拉住)不，天鶴，我有話問你。

鶴 唔？

麗 你坐下，(按住天鶴)天鶴，你，你快活嗎？

鶴 快活不快活？

麗 你記得兩個多月以前，那天晚上，就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頭一次見面——

鶴 哦，自然——記得。

麗 你告訴我，說你以往的生活過膩了，要換個路子走走。這個新路子——你覺得怎麼樣？

鶴 你是說我替老蔡做的這個事？

麗 嗯。——就說這個吧，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你覺得怎樣？

鶴 我，我不知道。

麗 你不知道？

鶴 我，我現在是不用再愁這樣愁那樣的了，可是——

麗 可是什麼？

鶴 麗——

麗 怕什麼，叫我麗珠好了。

鶴 麗珠，不知爲什麼，我心裏頭老是有點兒，有點兒——

麗 有點兒怎麼？

鶴 有點兒不安。

麗 不安？爲什麼？

鶴 誰知道？譬如說吧，老蔡叫我經理的這個雲鶴公司。

麗 唔？

鶴 究竟是做的那些生意，我都摸不清。

麗 哦，你就爲這個不安？

鶴 不只是這個。

麗 還有什麼？

鶴 好些，好些事都叫我不安，我——麗珠，我們練琴吧。

「蔡洪山走出來，興高彩烈。」

蔡 哦，你們都在這兒？巧極了，巧極了！你們看，（舞着莫嫂拿進去的那封信）你們看，劉道康買了！他到底兒是叫我擠垮了！

鶴 怎麼了？

蔡 他被我擠得無路可走，情願拿我二十萬，回家啃老米去了。哈哈……這是他的親筆信。

麗 你是說他不幹了？

蔡 我是說從此以後這行生意全抓在我一個人手裏了。

麗 那你這個公司可以很賺一筆了？

蔡 我要賺多少就多少。你看，天鶴兄，你看，我老蔡大概是該走運了，我這個太太從來不關心我的生意，跟她談，她都嫌煩的，現在也笑迷迷地問我賺不賺錢了！

麗 我給你薦過一個人，我多少得負點兒責任呀。

蔡 你是說天鶴？那可沒的說，天鶴，你是個福將，你給我帶的好運氣，剛才我還跟天牌在誇你。

鶴 跟天牌誇我？

蔡 嗯？——哦，麗珠，你上次說天牌的話有點兒道理。

麗 我說什麼來的？

蔡 你說天牌野心太大，要我提防着他。

麗 哦。

蔡 他剛才就在我面前搗天鶴的鬼，我看他是有一點吃天鶴的醋。

麗 真的？

鶴 (不安) 搗我的鬼？

蔡 你們放心，我已經想好了，我想派他到西路口子上去。

麗 你派他去管進口？

蔡 嗯。一來他也可以摸點兒好處，免得在這兒瞧見別人拉屎自己臊子眼兒癢癢。二則現在管口子的那個周老四有點兒靠不住，（點着一枝烟，平平淡淡地）連着兩次貨都差點兒被抄了去。

鶴 （大吃一驚）什麼，被抄了去？被誰抄了去？

蔡 還不是緝私機關，怎麼？

鶴 緝私機關？他們爲什麼要抄我們的貨？

蔡 所以我怕是周老四倒我的蛋呀。

鶴 不是，我是說難道你的貨有什麼——什麼犯禁的地方嗎？

蔡 （看了天鶴半響，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）哈哈，你這個書獃子！你當我蔡洪山是幹什麼的？你當我是擺攤子賣牛肉湯大餅的？你當我是做那種過關驗單逢卡納稅的生意的嗎？

鶴 那你是——？

蔡 我要是靠做那種生意，我姓蔡的早餓死了！

鶴 你是說你做的是——違禁的生意？

蔡 這——要看你怎麼說。

鶴 原來是這麼回事！（跳起來）你爲什麼一直不讓我知道？

蔡 （冷冷地）你用不着知道。

鶴 我用不着——！

蔡 你知道了有什麼用？你是能叫犯禁的變成不犯禁，還是你有更好的發財生意

——你說，現在你知道了，你說你有什麼辦法？

鶴 我——

蔡 嗯，你怎麼樣？

鶴 （氣壞了）我，我可以不幹！

麗 天鶴！

鶴 怪道你們一直鬼祟祟地瞞着我，怪道你們不敢告訴我是怎麼回事，原來你們做的是這種傷天害理的生意！

麗 天鶴，你聽我說。

鶴 不，麗——蔡太太，這個事情我不能再做下去了。我剛才正預備和你說，我心裏一直在不安，懷疑我是不是該做這個事。

麗 可是爲什麼呢？天鶴，爲什麼呢？（天鶴不響）天——鶴！

鶴 我——我沒法子告訴我的母親我做的是什麼事！

蔡 （出乎意外）什麼？

鶴 我辭掉那個衙門裏的差使的那一天，我母親問我爲了什麼，我告訴他就了這個公司的事。我母親問我這個公司究竟是做的什麼生意，我就沒法子回答她，我沒法子告訴母親是在幹什麼事，——現在我明白了，我這輩子都沒法子告

訴她我幹了些什麼！（他抱着頭不響了）

蔡 母親？（忍不住大笑）哈哈哈哈哈，麗珠，你哪兒給我找來這麼一個奶腥氣的孩子？哈哈……

鶴 （咬着嘴唇）我母親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一個女人，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可笑的！

麗 洪山！洪山！

蔡 （止住了笑，哄孩子似地）好了，好了，你去告訴媽媽，說這個公司是頂有出息的好事，說這比幹公務員一個月拿幾斗老米強的多。

〔天鶴不響。洪山掏出一本支票，嘶地扯下一張。〕

蔡 喏，你看，這是一張十二萬的支票。你拿給她看，告訴她這是公司給你的好處。

鶴 （張大了眼睛，瞪着那張支票）十——二——萬？

蔡 對了，十二萬。這是公司給你的第一期的——呢——獎勵金。

鶴 這——這是真的？

蔡 (以爲天鶴已經回心轉意) 怎麼樣，這比你那個衙門裏的苦差使好點兒不？

麗 你爲什麼不拿着呀，天鶴？

蔡 (長輩的口吻) 拿着，好好地幹，你告訴你母親到年底你還可以分二十萬。

鶴 二——十——萬？

蔡 怎麼樣？這值不值得你向大少爺下海的事？

【洪山期待地看着天鶴。

鶴 (堅決地) 不，我不！

蔡 (意料不到) 什麼？你——

鶴 我不要這個錢，我也不幹這個事！

【半晌沒人說話。

蔡 (勃然大怒) 這個不識抬舉的東西！媽的，不識好歹！好，好！你愛幹不幹，

不幹請便！我另找人幹，天牌，天牌！

麗 慢點兒，洪山，你慢點兒！

蔡 媽的，你也不想想是誰把你提拔出來！

麗 天鶴，天鶴，——

蔡 你不用勸他，他是天生的窮命！

麗 你走，洪山，你先進去，你讓我勸勸她——

「天牌上。」

常 是老板叫我？

麗 沒有事，天牌，沒有事。

常 (不走，看着蔡)老板——？

蔡 (看着天鶴)也好。天牌，你叫他們把轎子抬出去，我馬上要去找劉道康。——

(對天牌)你不要走開，我說不定馬上找你有話講。

常 (殷勤地) 是，是。

「天牌出去了。」

蔡 (把支票扔在桌上) 你讓他再想想，支票在這兒！

「蔡洪山下。天鶴額坐椅上。」

麗 天鶴——

鶴 我不能，我不能做這種事！

麗 你不是告訴過我你要的是錢？你不是說你要弄一筆錢好抬起頭來？你不是說要叫你的母親不再洗衣服燒飯嗎？

鶴 但是我不要這樣來的錢。我怎麼告訴母親是怎麼來的！

麗 你用不着告訴她。

鶴 你不知道媽，她不問出來她睡不着覺。自從我做了這個事以來，這兩個多月，

我回家不到十次。每次回了家，她就要逼着我問個沒完。

麗 你沒有告訴他什麼？

鶴 我，我怎麼告訴她呢？——（頓了一頓）她連我的錢都不肯用！

麗 怎麼？

鶴 每次我拿錢給她，她都說要先知道我的錢是怎麼來的。你，你不知道媽。

【麗珠吸着烟不響。

鶴 麗珠，他究竟是做的什麼生意？

麗 這個，我也摸不十分清楚。——（站起來）天鶴，你以為這個錢是犯法的，是不是？

鶴 不是嗎？

麗 就算是犯法的吧，天鶴，可哪個不在犯法弄錢？哪個的錢又是正路來的？憑什麼你就該空肚子守着？憑什麼你不該活着，舒舒服服地活着？

鶴 不，不，麗珠，你不該勸我——

麗 我不該勸你？（苦笑了一下）唉，你並不真知道沒錢的苦處。天鶴，——

鶴 麗珠？

麗 一個人吃了上一頓，愁着下一頓，看着自己辛苦，別人享福，——天鶴，我也
有過一個母親，她病了沒錢醫，死在我的臂灣裏。

鶴 麗珠，告訴我，告訴我你的事。

麗 沒有什麼可說的，我只是要告訴你我也跟你一樣，有過多少可以拿的錢不肯拿，
結果幾乎把自己餓死。

鶴 (看着麗珠的背影半晌) 你所以嫁了蔡洪山。

蔡 是的，他至少替我解決了一個問題，我不必再時時刻刻想到錢。

鶴 但是你跟蔡洪山就沒有一點兒愛情？

麗 愛情？哼！

鶴 你一點兒不愛他？

麗 (酸辣地) 愛？愛情是什麼東西？

鶴 怎麼，麗珠，你——你沒有愛過嗎？

麗 不要說這些，天鶴，你爲什麼要問這些話？

鶴 我要知道，我要知道。

麗 （半晌不開口）我愛過一次，但是那回給我的教訓不小！

鶴 那個人欺騙了你？

麗 欺騙一個剛懂事整天儘做好夢的十八歲的小姑娘還不容易！

鶴 後來他哪兒去了？

麗 他有他的博士頭銜，有他的花言巧語的嘴，他又娶了一個闊人的小姐做他的好差使去了。

鶴 你呢？

麗 我難道還去追他告他？我憑了兩個腳孤拐，跳了錢來養我的肺病母親。（哭泣起來）哦，哦，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要告訴你這些話。

鶴 你從此就不信有愛情了？

麗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鶴 你，你跟蔡洪山快活嗎？

麗 （掩着臉）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鶴 你——也是以為有了錢就什麼都有了嗎？

麗 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
〔天鶴慢慢走開。〕

麗 （拭着眼淚）在我嫁蔡洪山的時候，我確是這樣想過。一個人在沒有錢的時候，真的就像什麼都沒有了辦法。但是等到有了錢的時候，才知道沒有辦法的還是沒有辦法，人活着真不容易！

鶴 那你還是——需要——愛情？

麗 哦，天鶴！天鶴！

鶴 (他的喉嚨發啞) 麗——珠——

麗 (突然奔放地) 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天鶴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

〔倒在天牌懷裏。〕

鶴 (擁抱住天鶴) 我——我——知道——我知道！

〔二人熱烈地擁抱在一起，什麼都不存在了。莫嫂走出來，一眼看見，連忙蹣手蹣足退出，兩人都未覺到。〕

麗 (突然離開) 你——有愛人嗎？

鶴 我？——沒有。

麗 你——愛我？

鶴 這——這就是愛情嗎！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一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什麼都忘了，把我的憂慮我的痛苦都忘在一邊了。

麗 真怪，我和你正相反。

鶴 相反？

麗 我一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想起無數無數的事來。

鶴 你想起了些什麼？

麗 我，我想得很怪。我想起我母親的頭髮，……想起我養過的一隻小白貓，……

……想起我小時候家門口一個碧綠碧綠的池塘，春天來了上面滿是浮萍——

鶴 (感動地) 真的嗎，麗珠——

麗 哦，我知道這天會來的！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！

〔她又倒在天鶴懷裏。稍頃，天牌輕輕走了出來。莫嫂的影子在門裏。〕

常 (看够了) 不錯，唔，不錯！這段兒琴教的真不錯！

〔二人騰散。〕

常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自家人，不必在意。

麗 天牌，你——

常 三姑娘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我天牌不會唱丑表功。我早跟您提過，凡事你該找我有個商量。也好，咱們就搭他一股。三三三十一，小白臉，從今天起，咱們是桃園三結義。

【向作勢欲前，麗急止之。

常 (看見桌上的支票)怎麼？這是張支票。呦，十二萬元。

鶴 你放下！

常 也好吧，就算是你入的股子。

鶴 (奔過去)你放下！

麗 (勸阻)天鶴！

【常想把支票塞進懷裏，被天鶴一把搶過撕作粉碎。

常 (雙目圓睜)這——這——你瘋了！你，你當我治不了你？你(突然變了態度，嚥了一口，變得溫和異常地)好，咱們改天再談，我的向經理。

麗 天牌！

【天牌不願遮下。

麗 你不該這麼做的，天鶴，你不該得罪他。

鶴 (倒在椅子上) 我做了什麼呀，天啦，我做的什麼事呀！

麗 天鶴！(走近天鶴)

鶴 走開！走開！

麗 (驚止) 天鶴，你——？

鶴 不要走近我！不要——

麗 (呆看着天鶴半晌)——你，你後悔嗎？

鶴 (抬頭看着麗珠) 後悔？——(倔強地) 不，我不！

麗 那你——

【她話未說出口，外面一輛汽車，陡然停開的尖銳的聲音，一陣熟悉的撲騰，人聲鼎

沸。

鶴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麗 (跑到欄杆邊俯身下視) 翻了車子，公路上又翻了一輛卡車。

鶴 我去看——(向外跑)

麗 天鶴，你別去，我跟你說——

〔蔡洪山戴好帽子提着皮包上。〕

蔡 什麼事情，這麼亂喊亂叫的？

麗 (走到離天鶴頂遠的一頭) 下面翻了車子。

〔洪山走到欄杆邊去看，外面人聲嘈雜。〕

蔡 (看着下面) 壓壞了一個……拖出來了……是個孩子……(氣沖沖地不看了) 他媽的什

麼地方不好翻車，偏翻到我門口來！老子是碰了什麼倒霉運，儘遇見些鬼！

……

「人聲嘈雜漸近，莫嫂的聲音在吵着。」

莫：不行，不行，你們不能進來！

一個粗大的聲音 什麼不行，救人要緊！

「莫嫂喘着氣上。」

莫 太太——羅小姐，他們搭到這兒來了！

蔡 什麼搭到這兒來了？

莫 外面翻了車，壓壞一個人，他們——

「話猶未了，袁大川抱了天鵬上，二人皆遍體是血。」

鶴 袁大川！

袁 哦，是你！

鶴 (一看大川手裏抱的人) 天鵬！

鵬 (睜開眼) 大——哥——

鶴 怎麼回事？怎麼回事？

袁 我們開車來找你，走到這兒，媽的修路也不打個記號，一下子來了個底朝天！

鶴 你們來找我？

袁 是呀，你外婆病了。

鶴 外婆——？

袁 是呀，她非要你回家不可。你媽就叫我跟天鵬來找。我們又不認識門兒，胡瞞瞎撞地就撞來了。

鶴 怎麼樣了，鵬弟，怎麼樣了？

鵬 (呻吟) 腿……腿……

袁 大概是左腿斷了。

麗 放在這兒吧，(拿開沙發上的包裹)先放在這兒吧

【袁大川把天鵬放在沙發上。

鵬
媽！媽！大哥，我要媽……

(幕)

第二幕 第二景 向公館

半個月後，天鵬今天才從醫院回家，躺在床上，一隻腿還綁着石膏，向太太在看着他吃飯。筷子一扔，吃完了。

向太 （唯恐兒子沒有吃飽）還吃不吃？

鵬 （酒足飯飽地）不吃了，還是家裏的飯好吃。醫院裏那種冷飯冷菜，可把老子餓慘了！

向太 唉，也是。吃下半個月來了，那種飯菜，好人吃半個月也吃膩了。

鵬 都半個月啦？

向太 可不是嗎，上星期天進去的，到今天不整是半個月？單是病房錢就是八百多。

鵬 嘿，半個月了！老子倒沒覺得！

向太 你看你！整天跟這些下流人混，滿嘴裏「老子老子」的！你要做誰的老子？

鵬（啞然失笑）說慣了。

向太 乖乖地躺着吧。醫生說還要睡兩三個星期呢。

鵬 他也說只要養得好，也許十天就行了。

向太 那你就乖乖地躺着呀。

〔向太太收拾碗筷。天鵬躺下一會兒，又不耐煩起來。〕

鵬 討厭，袁大川老不來！

向太 人家有人家的事，這一早他已經來過三趟了。

鵬 我那個學校也不知道考取沒有？

向太 你急什麼？發了榜，袁大川自然會告訴你。你就是想跑，想考取了跑得遠遠的，躲開你爹你娘，是不是？

鵬 那有什麼辦法呢？人家學校不開在重慶嗎。這個學校又有那麼些機器，不能隨便搬家的。

向太 唉，真是時代變了，好好的學堂裏不教學生唸書，盡弄些機器。

鵬 你瞧，機械學校嗎。「中國之命運」裏不是叫我們青年人要立志做工程師嗎？

（躺了一會，又不耐煩起來。）討厭，這個雨怎麼下個沒完？悶死人了！

向太 重慶的天氣就是這樣，要嗎不下，下起來就沒個停。路上下的泥漿水滑的，今兒早上買菜，差點兒沒把我摔一交。

鵬 （忽然想起什麼，抬起半個頭）媽，秀表姐還是要走？

向太 （看看右邊門，點點頭）嗯——（嘆口氣）在收拾東西呢。

「天鵬才要說話，向太太走到他床邊。

向太 我再問你，鵬兒，那個女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鵬 哎呀，我不是告訴過你多少遍了嗎？

向太 不，你再說說。

鵬 （不願意地述說）她有二十多歲。

向太 (注意地聽着) 嗯。

鵬 穿的很講究。

向太 嗯。

鵬 住在那所大房子裏。

向太 那個雲鶴公司？

鵬 誰知道？又沒招牌又沒字的。哥哥一會兒叫她麗珠，一會兒又叫她蔡太太。

向太 嗯，還有呢？

鵬 沒有了，我不再說了，也許我早不該多這句嘴。

向太 還有那個胖子呢？那個胖子究竟是這個女的什麼人？

鵬 我不知道呀，哥哥沒有告訴你？

向太 他？我問了他好幾十遍了，他一個字也不肯說。

鵬 那——

韓二從右邊門出來。

向太 (向右門撇撇嘴) 怎麼樣?

韓 (搖頭) 不行，還是非走不可。

向太 唉！

韓 想不到我的秀娟會變得這麼倔強，我做爸爸的嘴都說爛了，也沒有用，傷腦筋

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向太 唉，也難怪她。

韓 天鶴呢？

向太 (向左邊門撇撇嘴) 在裏面，陪着外婆。

韓 婆婆知道了？那個女人的事？

向太 沒有沒有，我可沒有那個胆子！並且他老人家又在不舒服。

韓 受之呢？你告訴他沒有？

「向太太搖搖頭。」

韓 天鶴的事你一點兒都沒告訴他？——唉！瞞！瞞！你老是替孩子們瞞着，情願自己吃苦頭，就怕兒子吃了一點虧。

向太 我不是怕兒子吃虧，承愈，你知道受之那個脾氣，他吵一頓鬧一頓又有什麼用？天鵬的事他已經鬧得夠人受的了。

韓 你呀——真是外婆說的，天生的勞碌命——這一輩子替丈夫替兒子做牛馬。

向太 這也是命裏註定的，（笑笑）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，只要他們心裏快活，我勞碌點兒又有什麼？

韓 可是這一家子沒有平安呀，他們哪一個不是一腦門子官司呀！

向太 那你要我怎麼樣，難道要我像妹妹一樣自己嘔氣嘔死嗎？

韓 （語塞）咳！咳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（又仍不能已於言地）可是，琴姐，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，你也不是不嘔氣，你把自己氣得胸口三天兩頭發痛，你瞞着不肯

醫，你當我不知道？

向太 承愈，你酒又喝多了？

韓 沒有的事，我一滴也沒有喝。——可我就要喝去了，（突轉向天鵬）鵬兒，你說那個女的究竟是什麼人？

向太 不要問他吧，他知道的全說過了。

韓 唉，誰想得到，天鶴這種孩子，會做出這種事來！我正說他怎麼會一下子就闊起來了呢！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向太 你們也不要一口咬定天鶴做了什麼事。

韓 你問過他了？

向太 還，還沒有，我還沒有細問過他。

（知道她是撒謊，搖搖頭）唉——秀娟也不肯問他，可是自己硬賭氣要走。——我真不懂你們做女人的心理。

向太 我不信，我不信天鶴會瞞着我做什麼不規矩的事。

韓 你瞧！她不信！她還不信！——（突然轉變話頭）受之呢？

向太 打小牌去了。

韓 哼，又打那個一百塊錢輸贏的牌去了。又好賭，又不敢打大牌！天鵬醫院裏的

錢他還是賭氣不管？

向太 他想管也沒錢管。唉，他也可憐，香烟越抽越壞，前些時還說「不到黃河心不死」呢，現在連黃河牌都抽不起了。

韓 這筆錢也不能老欠着人家袁大川的呀。

鵬 媽，袁大川說不忙，早晚我們有了錢再還他。

向太 不要說糊塗話，我們怎麼好老欠他一個下流人的錢？

鵬 豈！（忿忿然，翻個身，臉朝裏不響了）

韓 那你打算怎麼辦？

向太 還不是賣。

韓 又賣？琴姐，我看你那點兒陪嫁全快賣完了。

向太 反正也沒有什麼用處，現在也沒人戴這些東西了——（一想）你可別叫婆婆知道了，那可不得了！

韓 唉！——（探頭在門前看看）天鶴怎麼還不出來？

向太 婆婆看見他就不得放他。

韓 我想讓他跟秀娟當面談一下，也許還有個轉機。

向太 我看是沒有多大用處，不過你去叫他一聲也好。

韓 我怕婆婆看見我又——

向太 你輕輕地跟他招招手就是了。

韓 好，——（無限感慨地）天鶴跟秀娟會弄到這步田地，誰想得到？

【韓剛要走進左門，秀娟自右門出。

向太 (止韓) 承愈。

韓 (回頭看見秀娟) 哦，你——你箱子弄好了？

秀 嗯。

韓 你，你還是要走？

秀 爸爸！

韓 好，好，我不說，我不說！

秀 爸爸，你讓我跟姨媽談一談，林先生就要來了。

【韓要進左門，又收回了腳，躊躇了一下，向右門走去。

韓 傷腦筋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(進自己屋裏去了)

向太 (慢慢走近秀娟) 秀小姐，這件事，我真覺得對你不起。天鶴——

秀 (止住她) 不，姨媽，我要跟你談的正是這件事，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誤會，以

爲我要跑到新疆去是跟天鶴嘔氣——

向太（驚訝）不是嗎？

秀 不是的。我跟爸爸說了半天也說不明白，可是姨媽，我相信您能懂。我不怪天鶴，我不怪任何人，我是自己要走。

向太 你自己要走？

秀 是的，就是不出這回事，我也會跟林先生去的。

向太 可是爲什麼——？

秀 這倒也不容易說明白，總之，爲了我自己的將來，爲了許多人的幸福，也——也爲了天鶴，我應該出去走走。

向太 我不懂。

秀 你慢慢就會懂的。鵬表弟，你懂的吧？

鵬 我懂，我懂，我當然懂。

向太 可是你跟天鶴的婚事——？

秀（痛苦地）這件事——當然叫你們爲難。可是姨媽，天鶴和我之間並沒有愛情，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，我們感情很好——

向太 那不就是愛情嗎？

秀 不，那差得很多很多呢。

〔天鶴自左門出。秀住了口。〕

鶴 哦，你們在這兒。媽，外婆叫您。

向太 好，你，你們談談吧，我去看外婆。

〔向太太自左門下。天鶴與秀娟僵在場上。〕

秀 外婆好點兒嗎？

鶴 還在咳嗽。

〔又僵場片刻。〕

鶴 姨父呢？

秀才進去。

〔又僵場。〕

鵬（在床上，忍不住）哥哥，秀表姐，有什麼話你們說吧，我在這兒不礙事。我腿壞了走不出去，但是我可以堵上耳朵不聽。

鶴娟，我——我不能勸你不走嗎？

秀 你要留我在此地做什麼呢？

鶴（慚愧）都是我不好，娟，我——我對不起你。

秀 沒有的事。這不與你相干——我剛還同姨媽這麼說。

鶴 你跟我媽談我來着？

秀 嗯，他問起我們的婚事——

鶴 哦，——你怎麼說？

秀 我說——我說我們中間並沒有愛情。

鶴 娟！

秀 是的，天鶴，我們不能再欺騙自己了。我們一起長大，我們自以為你屬於我，我屬於你了。但是——這不是愛情。

鶴 （懷疑地）不是嗎？

秀 嗯，不是的，你也知道這不是的，愛情是自由，是光明，是快樂，是叫你像飛起來似的感覺。但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只有痛苦，只有煩惱，我們像一對關在黑籠子裏的鳥，東撞西撞撞不出一條路。

鶴 （痛苦）不，娟，不要再說下去了。

秀 爲什麼不說明白呢？我不是一直在累着你，纏着你，叫你一見了我就像見了一碗苦藥似的嗎？謝謝天，我現在算是明白過來了。我不該纏着你，我應該自己走，我應該自己飛。愛情不是問題的解決，是一個人先解決了問題才有資格談愛情。

鵬 哎呀，我的娟表姐。你怎麼到今天才明白過來呀？

秀 是的，鵬表弟，我真恨我自己不早點兒明白。但是你也別怪我呀！我的環境，我的生活，把我的眼睛遮住了。要不是文炳，要不是他叫我看了許多書，我還是不會明白的。

鶴 (氣憤地) 哼，又是你的文炳！—— (又平靜地問) 你是跟他走，是不是？

秀 是的。

鶴 你們打算結婚嗎？

秀 天鶴！—— (又垂下了頭，坦白地說) 他還沒有向我求婚，但是他什麼時候要我嫁他，我想，我就會答應他的。

鶴 (走開) 哦！——

秀 (走近天鶴，安慰他) 天鶴，我——

鶴 不，不，娟，你對，我早知道了。從你不叫他林先生，叫他文炳那天起，我就

明白了。

秀 我希望能原諒我。

鶴 (默然有頃)我，我不敢再留你，娟，可是新疆，——爲什麼要走那麼遠呢？

秀 國家需要人到邊疆去。再說我也需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——(苦笑了一下)
儘管明白了，一旦要走了總還不免有些丟捨不下！

〔天鶴轉過身去。〕

秀 只是，天鶴，我還要再問你一句，就這一句。

鶴 (顫抖着)嗯？

秀 你——快活嗎？

〔天鶴不嚮。〕

秀 (逼緊問)天鶴？

鶴 (看着窗外)我要能像柳條一樣在風裏舞，多好呵！

秀 (長長嘆了一口氣) 唉！——

鶴 (突然回身抓住娟手，衝動地) 娟，你不要走！聽我說，你不要走！

秀 不走？

鶴 你不愛他，娟，你不愛林文炳！你是賭氣！

秀 我——

鶴 (一口氣搶着說) 讓我們結婚，娟，讓我們重新幹起！也許這是一個黑籠子吧，但是我們要撞出一條路來！

秀 (搖頭) 路不是撞出來的，天鶴，我不是已經說了嗎？人先有了快樂才有愛情，不是有了愛情才有快樂。

【天鶴低頭不語。

秀 天鶴，你不是一個快活的人。

【天鶴頭垂得更低了。向太太自左門上。

向太 (看看兩人) 天鶴——外婆又叫你。

〔天鶴一聲不響走進左門。〕

向太 (看看天鶴的背影) 你們——？

秀 姨媽，要說的，我都跟表哥說了。

向太 哦，他怎麼說？

秀 我——我怕他還是沒有懂我的話。

〔右屋裏吹笛子的聲音。〕

鵬 你們聽，姨父又喝酒了。

秀 唉！

〔秀娟才要進右門，林文炳的明朗的聲音在外面喊。〕

林 (在外) 韓秀娟——在家沒有？

〔秀娟站住了。〕

向太 林先生來了，——（向右門走）我替你去看看吧。

〔向太太走進右門，林文炳打着傘從外面進來。〕

秀 怎麼？雨還沒有停？

林 下得好，下得好，下點兒雨地裏好。

鵬 （高興地招呼）林大哥。

林 哦，鵬老弟。怎麼樣，你那個小腿兒怎麼樣？

鵬 管他，反正他得好。

林 放心，你放心。劉大夫告訴我了，頂多再有十天，你又可以在開車了。

鵬 咳，他可告訴我要兩三個星期。

林 他是怕你耐不住性子，不到時候就亂跑呀。怎麼樣，秀娟！你的東西收拾好沒有？

秀 還沒有呢。車子什麼時候開？

林 明天一清早，行李今天就要送去，我所以來取你的——
秀 可是我還沒有收拾完呢。——我一早晨儘跟爸爸解釋，他總以為我是爲了天鶴的事賭氣走的。

林 哦，他明白了沒有呢？

秀 （搖搖頭）沒用。連天鶴也這樣想。

林 你已經跟他談過了？

秀 剛談了幾句，——（笑笑）這個家裏怕只有鵬表弟一個人懂，我爲什麼要走。

鵬 咳，秀表姐，你走你的，他們愛懂不懂——不懂算了！

林 唉，可憐！

秀 （不懂）可憐？

林 我是說天鶴。

秀 天鶴？

林（悲憫地）他爲什麼總是只看得見自己一個人的安樂，總以爲自己有了錢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呢？（停了一停，他又說）我真不懂，在這樣一個廣闊的世界，人爲什麼不能把眼光放遠些放大些，偏要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個人得失上費心思用功夫呢？

秀 就是你介紹的那本戲裏說的，「要拿許多痛苦才能買一個明白呀！」

林 咳，沒有信仰！毛病全在沒有信仰。信仰是冑甲，有了它才擋得住一切苦難。

天鶴就是沒有信仰，他對國家沒有信仰，對人類沒有信仰，他對什麼都沒有信仰！

【右屋內笛聲早停了。韓二捧着一瓶子酒上，向太太追在後面。

向太 承愈！承愈！有客！有客！

韓 什麼客呀？（見林）哦，你！你又來了！

秀 爸爸！

韓 來，秀丫頭，來，我們爺兒倆喝三杯！

秀 爸爸，你怎麼又喝起來了！

韓 你明天就要走了，爲父的敬你三杯！

【韓二拖住秀娟踉踉跄跄向右屋裏拉。

秀 文炳，你先走吧。行李我等一下自己送來。

【韓二和秀娟下。

林 也好，——向伯母，我就不再來告辭了。

向太 唉，走吧，你早點兒帶秀小姐走吧，這種日子——

林 鵬老弟，再會了。（和鵬握手）

鵬 （握住林的手）再見，林先生，將來我駕了自己造的飛機來看你。

【林走了，天鶴從左門出來。

鶴 剛才誰來了？

向太（看看天鶴）林文炳先生。

鶴 哦。（不響了）

向太（自語）唉，走了也好。

鶴 什麼？

向太 秀小姐跟林文炳走了也好。

鶴 媽，您——？

向太 我們留着她怎麼辦呢？她跟着林先生走會快活的。

鶴 哦。——

向太 她說已經跟你談過了？

鶴 嗯。

向太（又打量了天鶴許久）天鶴——

鶴 唔？

向太 我今天再問你一次，你可要對我說實話。

鶴 (支吾) 什——麼？

向太 那個女人是誰？

「天鶴不響。

向太 你說呀，那個叫麗珠的女人是個什麼人？

鶴 媽！

向太 (催逼地) 天鶴！

鶴 是個朋友的太太。

向太 真的嗎？天鶴，你不是對你媽撒謊？

鶴 媽，你不要問我吧，這是說不明白的呀！

向太 說不明白？(頓了一頓) 天鶴，你知道嗎，這是你頭一次跟我說這種話，——

——有什麼事跟你的媽說不明白的呢？

鶴 我，我現在不願意談，媽，過一天我再告訴您。

向太 天鶴，我要問你的不是這個女人，我是問你整個兒的事，那究竟是什麼人家？你是不是天天都在那裏？在那裏又做些什麼？

鶴 不要說吧，媽，我求您不要說吧。

向太 爲什麼呢？你有什麼事要瞞住你親生的母親呢？我的孩子，媽爲你一夜一夜睡不着覺，你知道嗎？自從你辭了衙門裏的事那一天起，你就像變了樣兒。

鶴 媽——

向太 剛才婆婆還說你六神不安，像是失了魂。天鶴，你不是個快活的人。

鶴 不快活！不快活！今天是怎麼了？什麼人都說我不快活！

向太 （反詰）天鶴，你——快活嗎？

〔天鶴無語。〕

向太 （停了半晌之後）唉！也許韓二說對了。我不該什麼都替你瞞着你父親，從當

初你丟了理科不唸改法科就不該瞞，你那次動了家裏的錢去做公債也不該瞞，你帶了人去爬城門被巡警打傷了，我也不該替你瞞，我的孩子，我就有你們兩個兒子，萬一你們不走正路，我還有個什麼可指望的？你爸爸是個只會想想沒胆子做的人，什麼事都落在人後頭。可我總希望你們有出息，替我爭口氣。

鶴 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——我就是想爭這口氣，要您舒服，要您不再燒飯不再洗衣服。

向太 餓孩子，我要舒服幹什麼？我要的是心安。我不是要你們發財，我要你們快活。孩子，你告訴我，你那些錢是怎麼來的？

〔韓二一手抱着酒瓶，一手寶貝似地捧着他的盆景上。秀娟追在後面。〕

秀 爸爸！爸爸！不要再喝了，爸爸！

韓 不喝？不喝幹什麼？大不了去找你媽。哦，天鶴，來，你也喝一杯，不枉我們翁婿一場。

秀 爸爸！放下你的盆景吧，瞧打碎了的！

向太 韓二，夠了吧，夠了吧，受之馬上回來撞見你這個樣子——

韓 （不免怔了一下，但又鼓起胆子）受之？受之怎麼樣？我憑什麼受他一輩子氣？

受之！哼，受之怎麼樣？

秀 得了，爸爸，放下吧。我明天就要走了。

韓 你走你的好了，你反正是不不要你的父親了！

〔韓二踉踉跄跄向院子裏跑。〕

秀 爸爸！爸爸！你哪兒去？外面下雨呢！

韓 （甩開）你管我呢！（出去了）

秀 （一邊追着一邊回頭喊）姨媽，姨媽，幫我拉他一下。

〔秀娟追下，向太太順手拿起一把傘亦追下。天鶴呆呆地站着半晌。〕

鵬 大哥。

鶴 嗯。

鵬 我真對不起你。

鶴 爲什麼。

鵬 我不該說出來——那個女人的事。

鶴 不，——這不怪你。

鵬 那，你爲什麼不跟媽說呢？

鶴 你不懂，鵬弟，你還小呢。

鵬 小！又是小！你們老以爲我小我小！不，我不小了。我已經懂得了許多事，許多你們不懂的事。

鶴 我們不懂的事？

鵬 嗯。大哥，你爲什麼老把你的心像座鐵門似地關着從來不打開一下呢？

鶴 (出乎意料之外) 什麼？

鵬 你不，你不寂寞嗎？

鶴 (驚異地看着天鵬半晌)——我，我怎麼不寂寞呀！我都寂寞得快要死了！

鵬 那你爲什麼不打開你的心呢？

鶴 我，我打開給誰看？有誰要看？沒有人了解我，沒有人同情我。倒像我犯了什麼罪，一踏進家門，個個臉上都變了顏色，不是拷問我就是躲着我！我——我把心給誰看？這都是我一個人的痛苦。

鵬 一個人的痛苦是不值什麼的。大哥，這就是你的錯處，你只知道你一個人。你整天想的是你一個人的痛苦，你想去爭取的幸福是你一個人的幸福。可是大哥，幸福哪裏是一個人單獨爭得到的呢？

鶴 你哪兒聽來這些話？

鵬 林先生說過的。

鶴 又是他！

鵬 我還看書，我看了好些書。

鶴 書上有這些話？

鵬 大概是這種意思，我當然說不了那麼好。

〔韓二手裏揮着向太太的傘，又跑了回來，向太太和秀娟在後面拉着挽住他。〕

韓 好，好，不喝就不喝。來，鵬兒，咱們來玩這個盆景，我現在就只有這一樣寶貝了。

鵬 姨父，我動不了。

韓 好，好，連你也看不起我這個窮姨父了！

鵬 姨父，你是怎麼了！

韓 跟你說，鵬兒，你不要學你那個死倔脾氣的爸爸！我，我韓二當初也走過紅運

，我手上也有過兩升當舖，可是我有眼無珠，不識人，撲鹿篤！兩升當舖一齊

被人騙光！傷腦筋！真傷腦筋！

秀 爸爸！爸爸！別說了，看你淋這一身雨！

韓 我完了，孩子，婆婆說的，我就會吹吹笛子刻刻桃核。

秀 爸爸！

韓 我，我是把破傘，儘管畫了好些花鳥蟲魚，可是骨子斷了，撐不起來了！

秀 得了，爸爸，別說了，進去吧。

韓 你讓我說說，你讓我說說好，我再不說，這些話悶在肚子裏都要壞了。

向太 （拾起韓二扔下的傘）秀小姐，你就讓他說說吧。

韓 對，我說，我說，等會受之回來了又不許我說了。天鶴，天鵬，你們記着，你們幹什麼都好，就是別學你爸爸跟你姨父。（涕泗縱橫地）我們這一輩子叫上流人三個字害苦了！鵬兒你對，學開車，學修機器，學袁大川。腿壓壞了不要緊，再來！世界變了，（外面汽車馬達在撲騰）你聽聽，袁大川的鐵馬又在吼了！對，鵬兒，趕快把腿醫好，再來！醫腿的錢你放心，我來！我替你付。

〔掏出一疊子鈔票。〕

向太 韓二！

韓 天鶴，對不起你。這本來是預備給秀丫頭做嫁妝的，現在用牠不着了。

〔衆不語。〕

韓 (鬼笑着) 積錢真沒有用。我一輩子只積過兩次錢，去年辛辛苦苦積了一千塊

錢，一場擺子打得個精光。今年又辛辛苦苦積下兩千塊——(用手向空一畫，同

時嘴唇「Pai」了一聲，表示「飛了」) 飛——里——許！(Finish) 翠姐，你拿着。

〔塞在向太太手裏。〕

鶴 (一直沒響) 不，媽，這個錢你不能拿。你要錢，爲什麼不跟我說呢？我這兒有。

〔天鶴也拿出一疊鈔票遞給向太太。〕

向太 (看着天鶴，遲疑地) 天鶴，你這個錢——

鶴 拿着，媽，把姨父的退還給他。

向太太看着兩疊錢，半晌。

鵬媽，你就拿大哥的吧。

向太。（堅決地）不，天鶴，我——（拿了韓二的錢）

鶴 怎麼？我的錢怎麼？——

向太 不，天鶴，我——我拿這個——安心。

鶴 怎麼？我的錢怎麼？是我的錢有刺？是我的錢上有血腥氣？還是——

向太 不，不要說了。

鶴 我偏要說！我倒要問問，倒底是怎麼回事！這個看見我搖頭，那個看見我嘆氣

！我是騙了人？我是害了人？還是我殺了人？我我——（淚水塞住他的喉嚨，他

說不出話，把自己那疊鈔票一把一把撕成粉碎。衆默然。）

韓 （突然，大得其意）哈哈！我今天可露了臉了！哈哈，我韓二今天可出了風頭了！

「韓捧了他的盆景亂飛亂舞。外面馬蹄在響。」

向太 韓二，你進去吧，受之馬上要回來了。

韓 受之，又是受之一！他是什麼人，我要怕他？他還不是和我一樣？落伍分子！

〔說着說着，受之打着把傘在門口出現。〕

秀 （警告他）爸爸！

韓 他還不是只知道發發牢騷罵罵人？他以為他字寫得好，會誦兩句詩，就比我強啦？呸！他——

受之 韓二——

韓 （不覺一怔，但忽又酒胆如天）哈哈，你回來啦？正好，你看看我今天這個風頭出得怎麼樣？

〔受之黑着臉不響。〕

韓 怎麼了，科長老爺？又輸錢啦？

秀 姨父！別聽他，姨父，他喝醉了。

受之（壓着怒火）你先進去，我現在不和你說。

韓 可是我有話同你說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的女兒同你的少爺解除了婚約！

受之 什麼？

韓 什麼？我們這個親家當不成了。秀娟要去新疆，牛都拉她不轉。從此以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！

受之 你說的什麼胡——（他看看別人，知道了話是真的。）

韓 怎麼樣，我的科長老爺？你說這丟人不丟人？哈哈，傷腦筋！傷腦筋，真傷腦筋！

「受之黑着臉不響。」

韓 得了，科長老爺！我勸你看開點兒吧。（招招手）來，來，來吧，你來陪我收拾收拾這座盆景，我這盆寶貝盆景兒吧——（他把一盆盆景送在受之面前。受之怒極舉手一撲，盆景落地粉碎。衆噤若寒蟬，韓一不響了。癡癡地望着地下的碎片，這個可

憐的人心片片碎了。半晌。）

韓 (突然嘎聲大叫) 開車！袁大川，開車！咱們上北溫泉兒玩去！……開車！開車！

！……

【韓二跌跌踉踉跑了出去。

向太 天鶴，你，你快追出去！

【天鶴追下，秀娟亦下。

向太 (埋怨) 受之，你不該捧他的！

【受之不響。

向太 外面下的泥漿水滑的，萬一他再摔一交。——

【話猶未了，忽聽一陣汽車喇叭聲，下鬧的尖聲，跟着一陣亂闖闖的人聲。

向太 哎呀，這是什麼！

【向太太和受之向門跑去，外雜人聲嘈。

外面 快！快抬起來！……留心！……慢着慢着……

〔向太太嚇呆了。退了回來。稍頃，天鶴，袁大川抬着韓二進來，秀娟跟在後面。〕

向太 怎，怎麼了。

秀 路——臂！……他——滑倒了，車子正——

韓 （呻吟着）我——我完了……骨子……斷了！……撐不……起來了……

鶴 哦！

〔天鶴掩着面孔，跑了出去。〕

向太 （追着喊）天鶴！……天鶴！……

（幕）

第二幕 第一景 南岸

當晚。蔡洪山別墅內。

蔡洪山在和天牌機密地談話。

常 你說是十二點鐘交貨？

蔡 嗯，今天夜裏準十二點。（看看錶）還有兩個多鐘頭。——（興奮）天牌這筆生意多了不說，五十萬的好處總有。

常 你看是不是？我就說是這麼做痛快。你當初偏要弄個什麼姓向的，礙手碍脚的，你看，打那天他賭氣走了，這半個月他沒照面，我們的生意不是——

蔡 （想想）你不懂，天牌，你還是不懂什麼叫大場面。

常 大場面？我不懂，我只曉得究竟有多少好處。

蔡 頭一件，我跟你說，譬如陶胖子，你要敷衍陶胖子，你就得做得像那麼回事。

——
「莫嫂拿了一張片子上。兩人立刻停止談話。」

莫 老爺，外面有人會慫。

蔡 誰？（接名片一看，跳了起來。）他！他來幹什麼？

常 （湊過去看）誰？什麼人？（伸頭一看）哎呀，我的媽，他來幹什麼？

蔡 我問你呢！

莫 （搭腔）他說路過來看看老爺。

蔡 你還不如說閻王爺來看我！

常 上回劉道康跟你開那個玩笑，不也是這個姓關的出的頭？

蔡 （似乎打了一個寒噤）劉道康？哦。——別的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我們昨天才到貨

，他今天就露了面！

常 你進貨沒有外人知道？

蔡 外人？你當我瘋了？還是跟自己過不去？外人？哼（冷笑）除非劉道康——

常 （從眼角上瞟了蔡洪山一眼）劉道康不會吧。死鬼還能翻身？

蔡 （一驚）怎麼？你——？

常 老板，我也是無意中聽人家說——

蔡 （情急地）他不能怪我，是不是？我給了二十萬，他自己攪不好，不能怪我，是不是？

常 姓劉的也真是他媽沒出息。淌就淌了吧，廿萬塊錢的事就至於跳嘉陵江！哼！

蔡 （漸漸恢復常態）我們現在談這個幹什麼？關大元堵在門口要見我。

常 你打算見他？

蔡 我寧可見鬼！不，天牌，我到裏面去，你在這兒跟他瞎扯一通，就說我不在家

，說我得了傷寒病，睡在醫院裏。（走到通裏面的門前又轉身問）堆棧裏現在有
哪幾個？

常 堆棧裏？還不是那幾個昏天黑地的酒鬼跟那個看門的龔子，怎麼？

蔡 我在想，今天晚上交貨——也許還是改一天好——

常 怎麼，你怕——

蔡 等會再談，你先把姓關的敷衍走了再說。莫嫂你引他進來。

「莫嫂欲下。」

蔡 哦，莫嫂，太太還沒有回來？

莫 沒有，從早晨出去，一直沒有回來。

蔡 （繃起眉頭）你去吧。（莫嫂下）真怪，麗珠這陣子老是這麼神不守舍的樣子。

常 我也瞧着是。打向經理走了那天起，她就——

蔡 （睜着疑惑的眼睛瞪着天牌）？

常 我是說前幾個月太太打琴有向經理陪着，溜馬路有向經理陪着，看電影有向經理陪着。有人陪慣了，現在向經理一走，多少不免有點兒——（看看洪山）——
——呢——呢——悶氣。

蔡（黑着臉）天牌，你是要說什麼？

常（連忙）我，我什麼也沒要說。

蔡（一把抓住天牌的領子）你說！你說！你說！

常（掙扎）呢——呢，放開……

蔡 不，你說！你說！

常 我，我是說太太很喜歡——不，很信任我們的向經理——

蔡 不，你是說他跟麗珠——

常 那是你自己瞎猜！……放，放手，關大元來了！

【蔡無可奈何，放下了手，狐疑地看看天牌，匆匆走下。

常（喘着氣，扭着頸子）哼，告訴你？我常天保就這麼一個好祕密，我還得多囤些日子，等個好價錢呢。

「關大元，一個身材不高粗腰厚肩，雙目濶濶的人，慢慢踱進來。

常（滿面春風地）嘔，關大哥，失迎失迎。

關哦，常爺，少見少見！怎麼着，一個人在家納福？

常哪裏的話，我姓常的有這個福氣？這是人家的府第，咱們借個房簷站站。請坐。

關咱們弟兄不客氣。

常是哪陣風把咱們的關大哥吹來的？

關也是碰巧走這兒路過，我說進來拜望拜望蔡大經理的府門，也算開開眼界。

常可不巧，老板沒在家。

關沒在？

常 嗯，我還正有要緊事找他談，等了他半天也沒見影子。

關 哦！我瞧一乘滑竿好好擺在門堂裏，我只說老蔡在家陪着小太太兒。

常 噯，說不定就是陪着太太上山去溜躑去了，咱們這個老板呀，（笑）也是個不

重江山重美人。您找他有何貴幹？

關 沒事。（突然）常爺，我問你個人。

常 哪位？

關 你們寶號裏有位向經理？

常 （裝糊塗）向經理？

關 嗯，向天鶴。

常 哦，雲鶴公司的向經理。早先倒是常來串門子，最近可有——唔——好有兩個星期不來了。

關 哦。這個人怎麼樣？

常（裝不識）怎麼樣？

關 年輕？

常 嗯。

關 漂亮？

常 嗯。

關 能幹？

常 那還用說？做大經理的——

關 很討你們蔡大老板的喜歡？

常（不出得）哼！

關（逼着）比你常爺怎麼樣？

常 您這是什麼意思？

關 常爺，咱們哥兒倆咬個耳朵。

常 說吧，此地沒外人。

關 你這個主人待你怎麼樣？

常 不錯呀。

關 你不想換換口味跳跳槽？

常 關大哥，你說吧，你想知道什麼？

關 你幫我關大元一個忙，我虧不了你老兄弟。

常 你先說說要買什麼，再談價錢。

關 老蔡昨天來了一批貨——

常 真的？您的消息真快，我們都還沒聽說。

關 我要知道在什麼地方。

常 要真有，那也得問蔡洪山。

關 （臉一拉）常三，別裝糊塗！

常 (不動聲色) 關大哥，您是明白人。我是個乾樞子，榨不出油來。

關 你不說姓向的會說。

常 姓向的？他是雲鶴公司的。

關 我說的就是雲鶴公司。

常 那您得去問向經理。

關 漂亮點，常三！你知道老蔡幹的是犯法的事。早晚查出來，你們都跑不了！

常 那還得請關大哥照應。

關 (瞪了常一眼) 我倒看錯了人！常三，想不到你對主子倒會有良心。

常 您抬舉我。

關 再見。

常 (笑着) 您不再坐坐？

關 不坐了。咱們見面的日子在後頭呢。(瞪了常一眼) 那時候可別怪我關大元不

夠朋友！

「闖大元下。

常（拭着前額汗流浹背地）噯，我跟你講生意！我不如到老虎牙縫裏去剔肉吃！

「蔡洪山探出頭來。

常 哎呦，你嚇了我一跳！

蔡 他——走了？

常 走了。這傢伙耳報神好快，他已經——

蔡 不用說了，我都聽到了。

常 你都聽到了——？

蔡 我一直爬在那個門外邊，一句句都聽到了。

常（鬆了一口氣，心想虧得沒說什麼）許——！

蔡（來回踱）現在要緊的是那一批貨，天牌，我們得趕緊把它想辦法。

常 東西好好放在堆棧裏，沒有人會猜到就在眼面前。頂多今天晚上不要動它就是了。

蔡 哼，那你是不知道關大元！

常 那——怎麼辦呢？

【蔡來回踱了兩趟，突然站住。

蔡 天牌，那個堆棧是用誰的名義開的？

常 向天鶴。

蔡 那些貨都是貼的雲鶴公司的條子，是不是？

常 是呀。

蔡 雲鶴公司的經理是向天鶴，是不是？

常 是呀。

蔡 萬一被他們抓到了，他們找不着我，對不對？

常 怎麼，你——？

蔡 我不知道，也許是我過份小心。

常 我怕——

蔡 怕什麼？

常 我怕太太不十分同意——

蔡 (瞪了天牌一眼) 她用不着知道。(頓了一下) 天牌，你不要瞎猜疑，麗珠已經回來了，她在黃二太太家裏打了一天麻將。

常 真的？

蔡 你看，那不是她來了。天牌，貨的事不要和她提起。我不願意女人們摻在這種事情裏頭。

〔麗珠上。她這些日子正如蔡洪山說的，有些神不守舍。但是這時候她努力使自己外表鎮靜。〕

麗 那個姓關的走了？

蔡 嗯。

麗 究竟是什麼事，你們這麼鬼鬼祟祟地？

蔡 沒什麼事。——天牌，我們進去查查看，那張底子彷彿在我桌上——

「蔡洪山與天牌下。麗珠也不去追問他們。她立刻變了，她神色緊張起來。」

麗 (低呼) 莫嫂，莫嫂！

「她來回地踱着，莫嫂上。」

麗 莫嫂，向經理來過沒有？

莫 沒有呀。

麗 (失望) 哦。——(又想起) 信呢？昨天那封信呢？

莫 送去了，前天那封也送去了，一共十八封都送去了。

麗 送給車廠裏那個姓袁的？

莫 是呀。

麗 嗯。怎麼樣？

莫 他說信都交給向經理了。

麗 (期待地) 嗯？

莫 完了。

麗 天鶴——向經理怎麼說？

莫 他什麼也沒有說。

麗 他沒有回信？

莫 姓莫的說沒有。

麗 (在屋內來回踱了兩趟，突然坐下了) 我完了！我完了！我知道我這回是完了！

莫 太太——呃，羅小姐？——？

麗 (不耐) 去吧，你去吧。

莫 暖。(又睜了鹽珠一眼，下。)

麗 (又跳了起來) 天鶴！天鶴！你——(又蹣了兩趟，忽又想起什麼，拿起皮包要走)。莫嫂！莫嫂！

【天鶴正由外面走了進來，他臉上是土，身上是土，鞋上是土，像一個從遠方步行來的人。

麗 (楞了一下) 天鶴！

鶴 麗珠！

【他們擁抱在一起。

麗 天鶴！天鶴！你來了！你來了！

麗 (低低地) 嗯，我來了——

麗 你，你哪兒去了？你從哪兒來？

鶴 我，我在江邊上走了一晚，(突然一把抱住麗珠) 麗珠，麗珠，我現在只有你了！

麗 只——有我？天鶴，你——？

鶴 走！我們走！讓我們去撞！我偏要瞎撞出一條路來！

麗 瞎撞一條路？

鶴 是的，他們把我當成一個瞎了眼的人。

麗 他們？

鶴 嗚，母親這樣看我！父親這樣看我！秀娟也這樣看我！

麗 秀娟？

鶴 是——的，他是我的未婚妻，今天她跟我解除了婚約。

麗 你——你怎麼從來沒有告訴過我？

鶴 我，我——（看看麗珠）你怪我嗎？

麗 （默然有頃，突然抱住天鶴）不，不。鶴，從此以後你真的是我的了，完完全全是我的了。

〔莫嫂引着天鵬躡手躡足上，在門邊張望了一下，又縮了回去。〕

鶴 (全未覺得) 那麼跟我走。

麗 走——？

鶴 (肯定地) 嗯，走！離開這個地方！離開一切人！

麗 (惶惑) 離開一切人？

鶴 是的，到只有你和我地方。

麗 只有你和我？

鶴 嗯。我們去告訴老蔡，(拉着麗珠向門走) 告訴他你不愛他，你要跟我走！

麗 告訴——老蔡——？

鶴 麗珠！你——不——肯？

麗 走到哪兒去呢？

鶴 走到那兒算那兒，我們去撞，我們去飛！

麗 去撞？去飛？

鶴 (肯定地) 嗯！

麗 可是——鶴，我們用什麼飛呢？

〔鶴看着麗珠，漸漸明白了。〕

鶴 (坐在琴前面的椅子上) 沒有用！沒有用！我知道你不肯的，你離不開他！

麗 不是，鶴，你聽我說，我的好人——

〔麗假着天鶴坐在琴凳上，背向着門。天牌引了洪山輕輕上。洪山睹狀大怒，一下腰間

掏出一把槍來，天牌急止之。〕

麗 鶴，我愛你，我愛你，我只愛你一個人！這你還不知道嗎？可是要走——

〔洪山收了鎗率天牌出。門砰然一響，麗珠驚起。〕

麗 誰？有人？——沒有(她又坐在天鶴身旁)天鶴，聽我說——

〔天鶴不動也不響。〕

麗 天鶴，我願意跟你走，我願意跟你去撞！去飛！可是——可是我們拿什麼去撞

，拿什麼去飛呢？我們將來的生活——天鶴，我們沒有錢——

鶴 錢！錢！又是錢！又是這個東西！

麗 （苦笑）有什麼辦法？天鶴，人真會叫錢給壓碎了呵！

〔默然有頃，天鶴突然跳了起來。〕

鶴 你叫他來！叫蔡洪山來。你告訴他，就是做殺人的生意我也幹！叫他年底下拿二十萬來！

麗 天鶴，你——

鶴 你叫他來！不，我不是玩笑——我要做給他們看！我偏要做給他們看！

〔蔡洪山在門外故意高聲問。〕

蔡 （在外）麗珠！麗珠！天鶴來了，是嗎？

麗 （高聲）噯，他在這兒呢。（按着琴鍵）他在教我練琴——

〔洪山滿面春風上，天鶴跟在後面。〕

蔡 嚇，你們好悠閑！我都忙昏了。——怎麼樣？天鶴老弟！你怎麼說跑就跑了？這麼些天你看都不來看我們一趟——就說生意，你不願意做也好說呀，我們自己弟兄，還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嗎？

麗 (早已站開) 哦，洪山，天鶴剛跟我說——

蔡 哦，說什麼？

麗 他說——雲鶴公司的事他想開了。

蔡 (作大喜狀) 哦，真的嗎？(問天鶴) 是真的嗎？

鶴 (像個戰敗了的雄雞，他垂着頭坐着，含糊地) 隨——你們。

蔡 (拍天鶴) 好，老弟，從今天起，咱們可是打不散拆不散的弟兄了！(忽轉向天牌) 哎呀，你看巧不巧，天牌，你說這巧不巧？我們那樁生意正愁沒人去辦，可巧天鶴老弟就來了。

常 老板是說——？

蔡 我是說堆棧裏那批貨的事，天鶴老弟去脫手，不是再合適沒有了？哈哈，（拍天鶴）我說你是福將啊！

常 可是。老板，那批貨——

蔡 怎麼？

常 我還是覺得——（難以啓口）那批貨有一百多萬——

蔡 （打斷常的話）怎麼？有我們的向經理去，還有什麼問題？

麗 （有點懷疑）他今天有點不舒服，還是讓他休息一下吧。

蔡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事情累不着他。天鶴，你不是說我不讓你知道我做些什麼生意嗎？今天晚上我讓你親自到堆棧裏去交貨，怎麼樣？

麗 （不放心）是什麼貨？

蔡 哎呀，太太，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啊？我蔡洪山還有什麼乾淨貨嗎？（又對天鶴）怎麼樣？你敢去不敢？

鶴（不耐）什麼時候？

蔡 今天夜裏正十二點，（看看錶）你跟天牌立刻就走，趕到了差不多正是時候。

麗（愈形不安）怎麼說走就要走？

蔡 路遠呀，我的太太。人家收貨的是準十二點到，過時不候。

麗 天牌也去？

蔡 我讓他照應照應天鶴老弟。

常 要不，老板，還是我自己去吧。向經理沒經過這種事，怕多少有點——

〔天鶴一聲不響，站了起來。〕

鶴 少說廢話！走！（他先走了）

常（走到門口回頭）老板，你的主意真是來的快！

〔天牌下。洪山狠狠地看了麗珠一眼，沒有說話。〕

麗（越來越疑心）老蔡，你跟天牌搞些什麼鬼？

〔洪山不說話，拿起電話筒，撥着號碼。〕

麗 洪山！

蔡 你哪裏？——我找關大元——沒有回來？——你趕快通知他，我給他送個喜信兒——嗯，今天夜裏正十二點，雲鶴堆棧有一筆財喜，——讓他瞧着辦吧——正十二點，早了不成，晚了也不成。——我嗎？我，我姓劉，我叫劉道康。

麗 （一直嚇呆了）老蔡，你——？

〔洪山不答話，慢慢掛上耳機。〕

麗 洪山，那次門響——

〔洪山黑着臉瞪着她，不響。〕

〔麗珠拔腳就跑，洪山跳起來攔住他。〕

麗 放我走！放我走！

〔洪山揚手打了麗珠一個嘴巴。〕

蔡 放你走？（連着又是兩下）你這做得好，你個爛污貨！（一把把麗珠推倒在沙發上）
不錯，門響是我！……怎麼樣？你以為我那麼傻，當場弄個下不了台，丟我的
臉？我，我現在是個有身份的人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
麗 你，你要把他怎麼樣？

蔡 我要他的命，我！

麗 你敢！

蔡 你，你！——（氣得半響說不出話）老子待你不錯！你！你！

【莫嫂一推門進來了。

莫 是小姐叫嗎？

蔡 去！混你媽的蛋！

【莫嫂咕噥着下，蔡洪山氣得瞪着麗珠說不出話。

麗 說吧，你要把我怎麼樣？

蔡 我，我要你拿出心來想想。老子，老子待你不錯！要活，你忘了那個小白臉，死心塌地跟我過，要死，你就去找他！隨你自己挑！

【洪山掉頭溜下。

麗 我——我要死！——莫嫂！莫嫂！

【莫嫂立刻就跑進來。

莫 什麼事，小姐？

麗 我出去。

莫 出去？這時候？

麗 我去找向經理。不，你不要管。（塞了一把錢在莫嫂手裏）老爺問你，你說我睡了。
了。

【麗珠跑下。

莫 呦，這可好，臨了臨了還要我串個角兒。

「莫嫂看着手裏的錢，蔡洪山又上。」

蔡 (看人不見了) 太太呢？

莫 太太？唔，沒看見呀，我進來的時候——

蔡 (看見莫手中的錢，馬上明白了，立刻掏出一大捲錢，扔在莫嫂面前) 說！

莫 哦——多半是找姓向的去了吧。臨走叫我告訴，說卜樓睡覺去了。

蔡 去你媽的！好，姓向的，我自己要你的命！

「洪山追下。」

莫 (由懷裏掏出一把信) 得，這些信，我看是用不着了。

「她把一疊子信撕了。」

(幕)

第三幕 第二景 堆棧

當夜。堆棧裏，一間空闊簡陋的屋子，光光的四壁，沿着牆堆了一排排的篾笆，幾高與屋頂齊。地上雜亂地堆着一些筐子、桶子和繩索。正中牆上開着一張雙扇的笨重木門。另外兩面牆上也各有一小門。一盞燈高高地吊在屋子中央，清森森的光照着屋子的下半截，上半截依然是黑魆魆的。

雙扇門啓，天鶴和天牌上。天鶴一臉陰沉沉的氣色。他打量了一下屋子，眼中露出驚異不安。

鶴 咳，還是沒有人！

常 嘿，你可開了腔。

鶴 唔？

常 我說你這一路一句話也不說，連口氣兒都不哼，叫人拿你當喝了啞吧藥。

鶴 (望了天牌一眼) 我問你人哪兒去了，這整個堆棧沒見一個人！

常 還不是跑到碼頭上去喝老酒？這些狗日的！你在這兒等着，我去叫他們。

鶴 (指着左邊的門)，這裏面是什麼？

常 是管事的睡覺的。對了，你裏面去躺躺吧，人來了，我招呼你。

鶴 (又指右邊門) 這個門呢？

常 那，還不是堆東西的。你進 (指左邊) 這屋裏歇息吧。(抬頭看鐘) 十一點三刻，你樂得好好地舒服他一刻鐘。

鶴 什麼？

常 我是說收貨的約好了准十二點到，離現在還有十五分鐘。

鶴 (不耐地) 哦，你去吧。

〔天鶴推開左門看了一下，走進去了。〕

常（醉了一口）吓！我還回來？這倒省了我的事。（看看那些篋包）可惜了兒這百十萬塊錢的貨！老蔡真是叫醋迷了心，毀這麼個娃娃，下這麼大本錢！

〔天牌走到門口，又想起什麼，走向右門前一試，門開了。〕

常媽的！這髒子！後門也不鎖！

〔他掏出一把鑰匙，把門鎖上，又試了一試。〕

常得，再見了，我的小白臉！

〔常揚長由中門出。稍頃，有人在右門外面推門，推了兩下不開……投鑰匙開鎖的響音

……門啓，髒子，一個又老又醜的看門的，走了進來。

髒子（驚異地唧噥着）咦，什麼人把門鎖上的？

〔他把屋子四處着了一看，慢吞吞走到雙扇門前，撲地把燈滅了，拖着笨重的脚步走了出去。他才走，天鶴復出。看見燈滅了，他不定地叫天牌。〕

鶴 天牌！天牌！天牌！

〔雙子又拖着笨重地脚步上。撲地又把燈打開了。〕

鶴 你是誰？

雙子 (聽不見) 唔？

鶴 你是什麼人？

雙子 唔？——

鶴 天牌，——常三爺呢？

雙子 (搖搖頭) 我——聽——不見——我是——雙子。你是什麼人？

〔天鶴跑到門邊，雙子狐疑地打量着他。〕

鶴 (喊) 天牌！天牌！……

〔外面起了脚步声。等了一會，天牌蒼白的臉又出現在門前。〕

常 什麼事？(看見雙子) 哦，雙子，你在這裏。

聾子 (向常行禮) 常三爺，您——您什麼時候來的。

常 才來。我有事。(揮着手) 你去吧。

聾子 是，是。(走到門邊又聞) 要不要——我叫他們來！

常 (邊做着手勢厭惡地) 不要不要，你去你的好了。不叫你不要進來。

聾子 (又指着右門) 這個後門——是您鎖上的嗎？我剛才——

常 (不耐) 滾吧！

聾子 (啞啞着) 我，我總得各處看看呵——要是出了什麼事情——

「他唧噥着走了。」

常 (轉向天鶴) 什麼事，我的向經理？

鶴 沒，沒有什麼。

常 沒有什麼？你這麼鷄毛子喊叫的？

鶴 我，我在想，你不如也歇着，叫這個聾子去叫他們。

常 聾子？我要說得他聽懂了，我還不如自己去叫。

鶴 （又看天牌一眼）好，那麼你去吧。

常 （走了兩步，又回頭望望天鶴）你不要我去叫你媽媽來？

鶴 （抬頭）你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常 我怕你胆子太小，問你要不要叫你媽來搜着你？

鶴 （厭住怒火）天牌，我不愛聽你說的話！

常 我也不愛聽你說的話！我再告訴你，天牌也不是你叫的！

鶴 （他怒目瞪了天牌一眼，但是有什麼使他低着頭走開了。）

常 （得意）呸！吃人飯還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【天鶴大怒，奔過去要打天牌，但是他又住了手。

常 怎麼樣，要動手嗎？來呀，這兒一個人沒有，連聾子都跑了。

【天鶴不動，天牌過去推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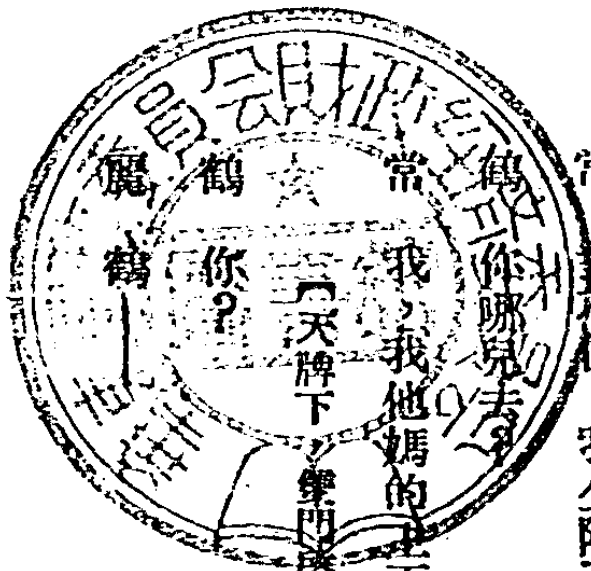
常 怎麼啦，小白臉？大學士？哈哈！怪不得麗珠那個丫頭連狗都不養了，敢情有
了你作替身！

「天鶴揚手打了天牌一個嘴巴。天牌退下兩步，鼓起勁衝了過去，天鶴揚手一拳，把他
打了一個趔子。天牌怒氣勃勃正想爬起來回手，忽然外面有急忙的脚步聲。

常 （驚慌）什麼，開大元！已經來了？

「他放棗地跳起來，逃命似地向右門逃去。

常 對不住，我少陪了。



我，我他媽的！天！

「天牌下，鑼門啓，麗珠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進來。

鶴 麗珠，你跑這兒來幹什麼？在這個時候，（抬頭看看鐘）差十分就十二點了。

麗 （喘得說不出話）鶴，快……快走！快……關大元……

鶴 怎麼了，麗珠！你說……

麗 快走……鶴……有人來抓你……關大元……就要來……

鶴 抓我？！

麗 （點頭）老蔡放了信，老蔡叫他們來的……

鶴 老蔡？

麗 （點頭）他知道了。

鶴 知道了？

麗 門響……那次門響是他！

【天鶴頹然坐了下去，他像挨了一掌。

麗 （焦急地）鶴！鶴！快……

鶴 (突然躍起，提起麗珠的肩) 我是要告訴他的，我是要告訴他的！是不是？麗珠，我是不是要你離開他的！

麗 (不解他何以忽然問這句話，瞭然望住他) 鶴——？

鶴 (又突然放開麗珠，坐了下去) 不，天牌罵得對，我是個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麗 不，不，快走吧，好人！十二點人就來了！

鶴 走？走到那裏去呢？

麗 (指右門) 走這個門，出了這個門就是條小路。

鶴 出了那個門又往那裏去呢？我外婆說的，我是一個失了魂的人。

麗 我們走到遠遠的。我離開他！我現在就離開他。

鶴 有什麼用？有什麼用？沒有人再看得起我！我的錢連我自己的母親都不敢用！

她們說是骯髒錢，是的，骯髒錢！——一個吃人飯又偷人老婆的混帳東西！

麗 (她無言地痛苦了一陣，突然) 那你就離開我，鶴！回到你母親那裏去。離開我

！她會饒恕你的。

鶴 離開你？你知道我一離開你就只有痛苦，只有悔恨。

麗 （抱住天鶴）那就永遠不要離開我！永遠不要離開我！

〔門外脚步聲，麗珠面如土色。〕

麗 完了，他們來了！

〔雙門啓，進來的却是洪山，三人相視不語，有頃。〕

蔡 （突然一把抓住麗珠，一連串地）我哪一點兒待錯了你，我哪一點兒待錯了你！我哪一點兒待錯了你！你說，我哪一點兒待錯了你！

〔奇怪地，麗珠面色反轉鎮定，她不響，洪山用力把她一推，跌出了好遠，倒在牆上。〕

鶴 洪山！

〔洪回頭一掌，打了天鶴一個嘴巴，天鶴踉蹌了幾步。〕

蔡 你！你！我沒有話同你講，老子先要了你的命！〔拔出槍對天鶴，麗珠狂呼一聲，

過去護天鶴。這更使洪山怒不可遏，他一把揪過麗珠，甩在地上！

蔡 要你護着他！你個死不要臉的！……老子把你從破爛泥裏挖出來，老子在你身上化了多少錢，老子哪樣沒有依你！你……你……（他氣得說不出了，只是踢着麗珠。）你！你！……

麗 （跪在地上）你踢吧！你踢吧！我不愛你！我不愛你！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你！你以為錢就買得了我的心嗎？你不能！你不能！你不能！

蔡 住嘴！

麗 你不能！你不能……

〔洪山舉槍欲殺麗珠。〕

麗 哎呀！

〔天鶴一躍而前擊落洪山的槍，洪山回頭，於是二人揪在一起，全倒在地上，二人激烈地鬥毆，全想伸手取得地上的槍。麗珠急急拾起槍。洪山掙脫天鶴，起來奪麗珠的槍。〕

麗珠逃到天鶴面前，把槍給了天鶴，洪山怒目圓睜，逼向天鶴，天鶴恐怖地後退。

蔡 你敢！你敢！你敢！

鶴 (逼在笨重的桌子後面，嘎聲喊) 不要過來！你不要過來！……不要走近我！……

〔洪山欲撲天鶴，天鶴手一緊，槍響，洪山呻吟了一聲，搖晃了一下，倒在地上。場上

默然無聲。

鶴 (想不到自己會殺了人，瞪眼看看在動彈的蔡洪山，喘息着說不出一個字)……

麗 (看看蔡洪山不動了，呆了半晌) 哦！哦！哦！……

鶴 我殺了人！(看着自己的手) 我，我殺了人！

〔牆上的鐘噹噹地打了十二點。

麗 (醒過來) 走，天鶴，快走！

鶴 (不動) 這是真的嗎？還是一場夢？

麗 是一場夢，這是一場夢，可是我們快離開這兒！

鶴 是的，是一場夢。他頭一次給我十二萬的支票的時候，我就知道全是一場夢

麗 是的，是的，我們快走吧，鶴，還來得及。（她跑到右方打開右門）走？

鶴 走？往哪兒走？我殺了人！……有誰信，向天鶴會殺人！……母親知道了會怎麼說？……我完了！我什麼都完了！

麗 不，你有我。我們走，走到遠遠的地方，我們兩個人從新幹起。

鶴 （反而鎮靜地）不，秀娟說的，愛情不是一個解決。我不是一個快活的人！

〔麗珠拖天鶴走，但是已經晚了，雙門啓，關大元跟另外一個伙計站在門邊。

關 不錯，老杜，這兒有人。我以爲全跑光了呢。

杜 慢着，關二哥，你瞧地上——

關 噯！（看着天鶴和麗珠）這是哪麼攪的？這不是蔡洪山嗎？

〔天鶴突然一把抓起桌上的槍。

杜 (驚呼) 當心！二哥，有傢伙！

〔兩人跳到門後。天鶴一把推開麗珠。〕

麗 放下！天鶴！放下！

〔天鶴不響。關和杜掏出手槍。〕

關 (命令地) 放下！

〔天鶴不理。〕

關 放下，聽見沒有！放下跟我走，要不我開槍了！

麗 放下，天鶴！放下！

鶴 (苦笑) 放下？你要我跟他們走？你要我讓全重慶的人盯着我笑話我？我不能！

我是向——天——鶴——

〔他朝天空放了一槍，關和杜閃了一下，立刻連珠似地朝天鶴開槍。〕

麗 (狂呼) 天鶴！天鶴！

【天鶴已經把槍丟掉，屹立不動，由一顆一顆子彈打在他身上。一顆子彈打在燈上，碎了，嘶的一聲燈滅了。在殘燼的紅光中，天鶴慢慢倒了下去。

鶴 我，我就要——醒了！

麗 (在黑暗中) 天鶴！天鶴！天鶴！…… (她跑過去伏在他身上。)

(幕)

第三幕 第三景 向公館

當夜十二點鐘後，全家人都還未睡。老太太和受之在桌前坐着。天鵬躺在床上。向太太在窗口站着。受之手裏拿着一張晚報。

受之 唉，我就沒有得過兒子一點兒好處。

婆 你的兒子又得你什麼好處的？

「受之不說了，拿起晚報遮着臉看。」

婆 你們去找他呀！你們倒是去找他呀！

向太 去了呀，婆婆，您就先睡去吧，已經過了十二點了。

婆 都怪你不好！你爲什麼要瞞着我？爲什麼不告訴我這個壞女人的事！

向太 怪我，是怪我。您就裏邊先睡去吧，您又病着——

婆 不，我等，我要等他回來。你們不疼他我疼他。——他的雞蛋還燉在鍋裏嗎？

向太 在，在。

婆 （想想又說）你們去找呀！你們去找他呀！

向太 是，去找了，秀小姐和林先生都在找他呀。

【韓二在右門出現。他的左臂上和同胸部幾乎全纏上了白的棚帶。他拄着一支手杖走了出來。

韓 秀丫頭他們還沒有回來？

婆 你不好好地躺着，又出來幹什麼？

韓 我睡不住，你們讓我外面坐坐。（在桌邊坐下）奇怪，他跑到哪兒去了？他大概以爲我壓死了呢。傷腦筋！傷腦筋！

【沒有人說話。

婆 你們再到街上去看看，再到街上去等等。（對受之）你倒是想個辦法呀，這張晚報你倒看了有二十遍了。

受之 我在看賣房子的廣告，這兒有一段，南溫泉新式洋房全棟十二間，交通便利，風景優美，茲因房主離渝，廉價出讓。……

婆 廉價，廉價你也得買得起呀！

受之 我不過是想想。

韓 （不知爲什麼，自從出事以來，他忽然胆壯了。）想想？想想算個什麼？我還想過婆陳雲裳做小老婆呢。

「受之翻了他一個白眼，又看報。」

受之 唉，我要能得個頭獎也好。

婆 （興奮）哦，我倒忘了，發財票今天開獎，是不是？這上有沒有號單？有沒有號單？

受之 (指着一角) 這不是？

婆 (緊張地) 什麼號頭？頭獎是什麼號頭？

受之 三一七八五三。

婆 三一七——？(失望) 不對，不對。

受之 (不解) 不對？

婆 差着幾萬號呢！(一把搶下受之的報，扔在桌上) 你管呢？你倒是想想辦法去呀。

受之 (賭氣走開) 我不管！什麼事都瞞着我，反正這家裏沒有我說話的地方。

「老太太正要和他吵，外面門響了。

婆 聽，門响了。

「向太太急忙跑過去，進來的是袁大川。

袁 (拿着一封信) 這大概是你們的信，丟在門口地上的，兩封。

「受之接過信。

婆 誰的信？誰的信？

受之 這封是陶胖子的。——（看另一封）這封是——天鵬，你的。

袁 有你們的電話。

婆 電話？哪來的？快去接！快去接！

「向太太要向外走。」

袁 不，說要找韓先生去接。

韓 找我？

袁 是的，說一定找你接。

韓 （站起來）怪事，我都好幾年不接電話了。

「韓扶着手杖向門外走去。」

向太 承愈，你看着點走。

韓 不要緊，不要緊。

鵬 袁大川，你扶着點兒。

袁 曉得。(扶韓二下)

向太 是誰的電話，要他去接？

鵬 (拆開信，看了，高興得大叫)媽，我學校考取了！媽，我考取了！我——

婆 (氣狠狠地)喊什麼！(天鵬不敢響了)也不高興的那家子。

〔受之正要拆信看，吳太太從樓上下來。〕

向太 哦，吳太太，還沒有睡？

吳 沒有，秀小姐呢？還沒有回來？

向太 還沒有呢。(指樓上)怎麼樣了？

吳 又燒起來了。想等秀小姐回來看看，明天送她到醫院去。

〔衆人不響。〕

吳 (提起勇氣)向先生，房子的事——？

受之 吳太太，我也是沒有法子。姓陶的逼着要！

吳 可是，可是——（她說不出話，掩着鼻子上樓去了。）

向太 受之，你就沒有法子替她想了嗎？

受之 替她想？我連替自己的法子都想不出來了！完了，我們讀書人完了！沒有人

再看得起我們了！

婆 （學着天鵬的口吻，挖苦地）時代變了！時代變了呀！

向太 婆婆，你睡去吧。真的不早了。

婆 不，琴姑娘，我等韓二接了電話回來。（聽見門響）他們來了。

〔韓二又和袁大川上。〕

婆 什麼事？韓二，什麼事？

〔韓二呆呆地看着向太太。〕

向太 秀小姐的電話？

韓 是的。

婆 她找到天鶴了？

韓 嗯。找——到——了。

婆 在哪兒？他們在哪兒？

韓 （看看老太太）他，他們在往回走——太，太晚了，僱不到車子。

婆 阿彌陀佛！

〔衆人如釋重負，只有向太太看着韓，不說話。〕

婆 你聽見沒有，翠姑娘？他們找到他了。

向太 那您就放心睡去吧。

婆 好吧。（慢慢站起，邊走邊說）唉，這個孩子，真叫人操心！（走到門邊又回頭說）

翠姑娘，別忘了，天鶴的蛋燉在鍋裏。

〔老太太下。〕

向太（幾乎是立刻地轉向韓二）韓二——？

韓（滿臉是眼淚）他，他——

向太 怎——麼——樣？

韓 天鶴——他——叫人打死了！（全場默然）在堆房裏，他跟人開槍，叫人打死了。
——秀丫頭他們趕到，已經太晚了。

【半晌沒有一個人開口。

受之（慢慢折開信看）他——他的銀行裏的事成了。

【天鵬低低地哭了起來。

向太（垂頭不動，久之，慢慢昂起頭來，幾乎是鬆了一口氣似地）走，袁先生，請你幫
我——去把他接回來吧。

袁 好，我的車子是預備好了的。

韓（拭着眼淚）等一等。我——（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塞在向太太手裏。）

向太 你哪兒又——？

鵬 姨父，你——？（韓二點頭）你把那一盆盆景也賣了！

韓 （點着頭）囤貨是有點兒道理，囤了三個月，一盆賣兩盆的價錢。

【向太太和袁大川向外走。幕落。

三十三年三月完稿。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

戲 劇 集 及 翻 譯 戲 劇 名 著

曹禺戲劇集

雷雨

日出

原野

北京人

家

蛻變

正在想

袁俊戲劇集

邊城故事

小城故事

山城故事

萬世師表

美國總統號

丁西林戲劇集

丁西林獨幕戲劇集

妙峯山

林柯戲劇集

沉澗

春

李健吾戲劇集

這不過是春天

以身作則

母親的夢

新學究

黃花

秋

世界名著

柔蜜歐與幽麗葉

巡按使及其他

愛與死的博鬥

瑪婷

櫻桃園

恐懼

費嘉樂的結婚

撒謊世家

莎士比亞著

曹 禺 譯

果戈里著

耿濟之譯

羅曼羅蘭著

李健吾譯

拜爾納著

林 柯 譯

柴登夫著

游 蕩 譯

亞非諾諾諾夫著

曹 靖 譯

包馬噶著

吳達元譯

我區著

健吾改譯

623.76
65

著者：素俊

書名：山城古

借者姓名

佐梅奈珊生
仁美袁兴
邱陈虞陶诗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五百六十元

袁俊戲劇集
第三種
山城故事

袁俊戲劇集

一、邊城故事

二、小城故事

三、山城故事

四、萬世師表

五、美國總統號

著者 袁俊

發行人 吳文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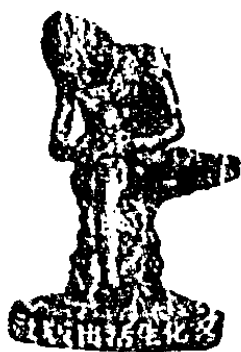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巨野路一八號
重慶民權路一四五號
成都陝西街一〇六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滬再版

KNo 10, 1266



.63

001858

